



08759

續碑傳集卷七十一

儒學二

左輔

江陰繆荃孫纂錄

新

書

郡庠生莊大久先生傳

先生姓莊氏諱有可字大久常州武進人郡庠生以季子詵男貴

封如其官先生幼沈粹內朗喜讀書無歧好父自昭先生邃於學先生

恪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攷禮制句

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

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爲之說首撰周官指掌一書族祖侍郎養恬先

生見之大加嗟賞自言諸經中春秋功力最摯嘗語余曰頻年究心春

秋讀二千餘徧精義日出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爲論甚奇惜未究其

說也先生淡於名利世故無一切攪心惟抱遺經寢食與其當其疑精

冥求耳目俱廢塊然不復知有形骸數十年如一日兩游京師爲侍講

孫公大學士劉公雲房兩先生所知延校中祕考核精審并簽原書沿

流傳習之誤若干條見者服其精博先生竊以爲學問中粗迹也先生

氣穆以愉不立崖岸不臧否人見客無親疏貴賤不爲容無寒暄語雅

不喜接貴游授讀京師凡十年公卿之門無先生一刺與余交最篤余

至京嘗寓宣武門外菓子巷之萬順客寓先生館於內城東北之方甄

廠相去十餘里聞余至三五日必步就寓宿同牀抵足傾吐所懷每至

達曉時客京邸同志學共游處者張舉文惲子居與余數人而已嘉慶

辛酉壬戌間余宰合肥邀先生修邑志兩年中先生季子舉京兆試旋

成進士官庶常每報至同人拊躍爲先生賀先生夷然若忘容止無易

人咸服其度或議其矯而不知先生曾不緣此爲輕重也先生功力猛

進中年精氣遂耗心灼灼如焚每嚼黃連嚙之餐則冷淘鹽腐後更患  
便血余苦口進規越數日笑謂余曰感子言切獨坐自休覺手足耳目  
全無頓置處奈何歲迎養於南召署得家人子孫之樂稍覺意適然晨  
夕一編卒未嘗廢其姑丈錢伯珂魯思書楹榜贈之曰著書成一代作  
者求志將終身隱焉蓋實錄也道光二年九月舊疾發委頓旬日卒年  
七十有九所著有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字數義百四卷春秋天道義  
九十四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  
卷春秋字義本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地名攷  
二卷春秋人名攷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數臆

四卷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蘊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毛詩異文字義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注六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攷工記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

董君方立傳

李兆洛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訖騰踔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子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劭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子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子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官方立意似不憚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骷髏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

續碑傳卷七十一

二

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迹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厯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撰述亦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彈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閒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植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蹟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老父所爲痛哭於龔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圖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圓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藁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聞序而刻之矣今子說復盡哀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荆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歿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嗒焉如

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祜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  
日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  
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  
施於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也

汪叔辰先生別傳

胡培華

先生姓汪氏名龍字叔辰歙人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嘗讀詩生民  
元鳥二篇疑鄭箋迹乳卵生之說不若毛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祀郊  
禘之爲正遂博稽傳箋同異用力於是經者數十年成毛詩異義四卷  
毛詩申成十卷毛傳辭義簡質師授甚遠獨得詩之正傳而鄭康成集  
漢儒之成箋詩又在注禮之後學益深邃切有未易訾議者自唐孔氏  
作正義不能辨別源流後之讀詩者或從毛或從鄭率歸鹵莽而已先  
生意主述毛而立論必持其平一字之異必詳考而證明之嘗作異義  
述曰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  
衡則同傳以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舐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逼

續碑傳卷七十一

三

束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  
爲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爲異者顧械樸箋不以六師  
爲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未及改正卽是以思其  
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蓋  
不可以無辨也又曰孔氏註陸氏釋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  
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考也又今本  
鄭氏詩譜多譌脫先生據各書所引校補錄附異義之後先生說詩其  
精者萃於異義歿後弟子鮑方渠刊以行世而其申成一書曾於友人  
王拔萃鼎祚處見之徵引亦詳備惜乎其未並梓以傳也先生尤熟於  
許氏說文所著書數自手寫點畫悉宗六書無一筆苟年過七十交於  
段氏玉裁得所注說文復將異義補正若干條重寫定本而段氏亦多  
采其說入說文注生平安貧守道絕不預外事而當事者高其學每造  
訪其廬郡守嘗請修志書所纂體例簡嚴後之爲志書者不能如其範  
圍也又嘗王講郡城古紫陽書院生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歿於道光三  
年十月十五日年八十二曾祖道鏐祖登澤授修職郎父嘉樹歲貢生  
子三宸書寶書麇書宸書先歿先生自定葬地近其曾祖考及考妣墓

整以爲魂所眷慕其病也自爲誌銘授寶書納壙中

論曰先生歲晚耳重聽接膝不相聞必以筆談寂然處一室唯與同邑舉人方椿友善椿字子橋余於先生僅一造謁奉教而與子橋數往來故習知先生行誼子橋事生母張太孀人極孝性剛介不苟隨俗俯仰急人之難特至潛心六書通漢儒箋注蓄書萬卷皆手校其譌謬著有楚頌山房詩文集十卷歛藝文志四卷亦吾郡績學君子也

郝蘭皋先生墓表

胡培翬

昔人有云搢紳道行祿利然也自漢迄今士之驚於學者多以譁眾取寵已耳當其射策決科時六藝且不能究厥旨矧既入仕途尙安有矻矻其中者乎乃若頴意纂述謝卻寵榮終其身窮困老死而不悔非至篤好曷爲若此棲霞郝蘭皋先生以嘉慶己未成進士官戶部主事余初至都聞先生名謁焉其後遂常往還時方治爾雅疏有所得必以相咨先生爲人恂恂謙退訥若不出口然自守介不輕與人晉接遇非素知者或相對竟日無一語惟談論經義則喋喋不倦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僮僕不備先生處之晏如浮沈郎署二十七年視官之榮悴若無與於己者而惟一肆其力於著述所著書有爾雅義疏十九卷

續碑傳卷七十一

四

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竹書紀年校正二卷晉宋書故一卷宋瑣語二十篇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篇荀子補注二卷雜問一卷記海錯一卷燕子春秋一卷蜂衙小記一卷通俗文疏證若干卷通姓錄若干卷晉文鈔若干卷曬書堂雜文雜記若干卷先生嘗曰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尙多壅闕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然然言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先生之於爾雅用力最久藁凡數易垂歿而後成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斷故所造較邵氏正義爲深春秋說略敘例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意爲增減蓋亦先生得意之作也山海經竹書紀年傳習者希每爲後人羣亂先生於山海經援引各籍正名辨物訂其譌謬於紀年則据唐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使秩然就緒殆昌黎韓氏所謂味於眾人之所不味者乙亥之歲先生以養痾輟爾雅業瀏覽晉宋史書撰書故瑣語

補志又鈔晉文百數十首謂王右軍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二語切中當時之弊所鈔屏黜虛浮一以切實爲主其自作雜文亦出入漢魏晉宋之閒雜記數表旁徵稗說閒采時事意主勸戒似其鄉漁洋山人雜著其參稽古訓正荀子楊注之誤靜觀物態作燕子春秋蜂衙諸記皆本說雅緒餘而記海錯一冊尤足補證禹貢疏此先生著作之大凡也先生淹抑戶曹未遷一官貧病相侵尋以徂逝而其同歲生用部屬起家持節鉞於外者比比人或以是爲先生惜又或咎先生不習吏事仰屋著書以故無表建於世是殆不然丈夫之仕也固宜乘時樹績俾朝廷收用之效然亦視位之得爲與其性情才力何如耳若不自顧度而冒進矯拂以爲之必阨先生勤勤斷簡中整齊釐剔明古義以詔來者其益於世甚大設令舍其所業抱牘以馳吾未知其建立何如其官之升沈未可知而不能著作繁富以傳於後則固有斷然者由是觀之先生未爲失已先生諱懿行字恂九蘭皋其號也道光乙酉卒於官其孤雲鵠歸葬於金鉤山原友人牟庭誌其墓今其孤以華表之文來屬繼之不以仕宦紛其於書真性命依之蓋當世篤學君子所撰者何可

續碑傳卷七十一

五

無紀乃爲撮其大指詮次如右使歸而揭諸石至其生平行事及世系已見牟君誌者不具錄先生繼配宜人王氏名圓照字瑞玉號婉侻博涉經史撰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詩經小記先生卒後輯其遺書以求彰顯於世是亦不可無傳者爰附及焉

徐新田墓志銘

錢儀吉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尚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卽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子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鑿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郵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

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又直  
諍其失爲尙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  
是非爲黑水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  
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  
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籀還史  
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  
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  
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  
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  
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  
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  
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  
說琴學原始樂曲攷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  
之言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好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外無嗜  
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砭砭然循循然五六十一年以爲常安  
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著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

續神傳卷七十一

六

之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詰經於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  
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而寡言阮公甚重之  
其後校勘諸經注疏以尙書儀禮二者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  
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氏上阮公進之於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若草藁累數千  
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  
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君十三年卒君爲著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某  
原乞予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  
今三十年矣又不意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未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徇見聞曰非躬  
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尙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蹤  
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縱柙其延其芬千秋闕藏噫乎徐君

徐館庵先生傳

張履

館庵徐先生諱養原字新田先世自餘姚遷德清累傳至禮部侍郎倬  
工部尙書元正著聲康熙間又再傳至以升於先生爲曾大父以升生  
開厚開厚生天柱先生考也仍三世爲史臣先生幼承家學讀書有深

識每建一義援据精覈人不能難年十三隨父宦大京師從一時名宿奉手問業於學術之源流派別靡不曉貫既歸益覃思經訓時嘉定錢少詹事大昕見其所論說大稱異儀徵阮公元撫瀾築舍西湖上選高才生數十人詰經其中先生與其弟養灝與馮養灝後官御史亦績學士也又集儒書校勘諸經注疏先生任尚書儀禮儀禮脫文錯簡視宅經爲多先生所校獨精爲諸士所不及先生於三禮墨守鄭氏義有未顯必爲之反覆推闡至其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若斯類比乃參正以它說旁及餘經亦多所發明兼通六書古音厯算輿地及氏族之學嘗謂講性命之理易墮空虛經濟非坐譚可了惟有取於昔賢實事求是之意而獨致力於攷證顧志在爲己所得淺深不以語人於近人爭門戶逐聲利之習視之蔑如也自其父乞假歸里雍容承歡不去左右母程太宜人雅善鼓琴每良宵霽月撫弦動操長幼環聽笑言愉愉先生因是研究音律据左氏管子淮南子蔡邕諸說謂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本不相準旋宮之法旋聲不旋律徵羽主濁倍聲琴弦次第定以一弦爲徵又依琴弦辨正管色糾宋人之謬識者躉之曾充嘉慶六年淞江副貢親既歿遂絕意仕進晚年屏居一室時讀老子書四方朋

續神傳卷七十一

七

舊扁舟過訪則相與討論古昔或投壺觴弈爲樂春秋佳日從一童縱步郊外觀省野物間作詩寄興超曠絕俗有陶謝之致道光五年夏先生年六十八矣以感暑致疾正困劇枕上聞蟬聲忻然顧其子曰此聲最清蓋先生性真澹定平時不爲外物所役宜其將還太虛而聲息之相感尙如此也無何遂卒時五月二十七日所著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攷工雜記尙書攷黑水攷及諸經文字異同凡若干卷其餘若字說僮籥說文聲類經傳音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朝鮮疆域攷氏族譜之類又若干卷總數十萬言子二仁本登嘉慶九年鄉薦琳優貢生能世其業震澤張履曰子思有言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禮樂固儒者之大業哉然古之爲禮樂者本諸性情著諸日用斯須弗去不徒如漢徐生之善爲頌制氏之習其節而已國家百數十年來攷据之學盛行於世其於名物度數詳矣若乃躬行心得之士何其寥乎罕觀也徐先生勤於稽古生平議論必以禮樂爲歸觀其於家庭之間蓋得其本矣

文學薛君墓志銘 劉文淇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子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  
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欽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  
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舛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  
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  
年君既博覽羣籍強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  
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  
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  
而大端尤在小學於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  
家推嘉定錢氏大昕及其從子坵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說  
錢氏較精審大錢文集內有說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  
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  
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子每研藝至  
偏旁疑似音韻傳譌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  
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  
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衒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  
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

續傳卷七十一

八

不敢期使但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  
以優於遇者細於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  
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於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何故哉君家素裕  
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率頑  
劣啾啾拂耳騷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計日迫無以給俯仰  
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  
所著說文答問疏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華孫公歎爲  
絕作亟令小史錄副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於試院實道光九年  
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  
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

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  
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旣見知於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  
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恆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  
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奄忽也傷  
已然君之家居墨墨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躓無聊賴不足以張  
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爲戒君卽老死牖下誰

爲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旣乞涇縣包君爲表墓之文於學行世系具詳余故敘述交遊之舊與君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

已矣子韻復何言賤近貴遠信前論身旣沒矣名則存

禮部劉君傳

李兆洛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同輩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賜中書直于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鴻識卓學甄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實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年中拔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簿書期會敦肅恪共

續碑傳卷七十二

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皋文其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掇拾殘缺兼蒐眾說爲古今文尙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奧域遂於大道句萌新意嚶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別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密而不縛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

四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人有雋才先君卒承實承宣承宇俱早歿

李兆洛曰子弱冠卽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子甚媿焉比從宦日疏聞見其成者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嘿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

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卽引與朝夕又宜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嬴公固有餘矣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

戴璧

曾祖機

皇贈光祿大夫

皇任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

妣許氏封一品夫人

父召揚

皇授內閣中書妣莊氏封孺人

本貫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年五十有四

先生諱逢祿字申受劉氏其先自大同徙鳳陽明洪武初有曰眞者從

兵徇江南防守常州遂家焉後五世璠無子以姊適張氏之子崑爲子

崑有隱德嘗受寓遠商數千金十餘年不至後過句者訝其貌詰之果

其子云父客死久矣泣而歸之械識如故崑至中書君十世中書君初

生二子皆殤莊孺人禱於神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弱不好弄母氏誨

之學必舉所聞於外王父侍郎莊公以糾俗師謬說年十一初謁侍郎

公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而羣經及周秦

古籍皆畢嘗讀漢書董仲舒傳而慕之迺求得春秋蕃露知爲七十子

相傳大義遂發憤研公羊何氏解故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從舅莊先生

述祖自濟南解官歸與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

輟業先生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

續碑傳卷七十一

十

若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也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舉拔貢生旋入都應朝考時文定公及世父侍郎故舊徧京師先生不往干謁唯就張編修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以此被黜十一年舉順天鄉試中式座主孔編修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得先生卷大驚國士遇之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散館改授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每有大疑先生輒援古事據經義以決之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史所職而已當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居署治大喪檔案以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根本盡瘁其事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自始事以訖奉安

仁宗升配奉旨園丘享位

三昭

三穆餘地似少命大學士及九卿詳議先生書上尙書王文簡公請復古禘祀之禮事不果行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伯仲

續碑傳卷七十一

十一

其一子各爲取婦而仲婦仍無子將繼其伯次孫爲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予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爲中表姻非妾媵比持不決以咨於部部中欲引禮及今律慈母如母之文以許之先生駁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適母親生無恙未受仲婦鞠育不得以妾子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內姻不得爲妾乎仲之妻當爲伯子納妾不當爲取妻爲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同居異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子仲之妻當以其財歸於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不夫其夫是教天下以薄也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共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

死是子以從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於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乃定道光四年開通禮館禮部侍郎湯文端公請任先生纂修官不果其後聞有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爲服斬者先生駁曰喪服斬衰齊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爲祖之文齊衰期章有孫爲祖父母祖爲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元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案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注公羊所謂文家尊尊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爲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元注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元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賈公彥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

續神傳卷七十一

上

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案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玄孫皆同此例公羊春秋說天子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子於此得爲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之制焉今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則主喪傳重之義晦宜如舊制議上不從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強使逆客不應毆殺之使聞於女氏曰於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偃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習於吏若訟且毀而家事以不聞先生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辜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於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辜無辜以葬別之有辜且不得專殺其辜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辜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爲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於舅姑以人合其恩輕於父

子今律父殺子之臯輕於平人古律父殺子之臯且重於平人況以淫  
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遣之宜引  
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知

高宗朝已有駁例默符經義而俗吏不行也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  
從祀孔子廟言者以湯公輔導理密親王得臯乾隆閒曾經奉駁難之  
先生援后夔周公不能化朱均管蔡爲喻當事善而用之遂得

旨允行先生引經決事做法先漢諸儒其爲學務通大義不專章句由  
董生春秋闢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志嘗謂世之言經者於先  
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  
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在先  
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  
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  
公鄭康成氏爲宗然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  
天道渼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  
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公  
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

續傳卷七十一

三

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  
者爲議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  
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別有緯略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愍  
時學者說春秋皆襲南宋俗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說辭獨孔檢討  
爲公羊通義能抉其蔽然尙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  
春秋論上下篇以張聖權其上篇曰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  
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弒其生也書公其  
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弒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  
詞公子遂弒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  
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公夫  
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  
者仲遂在所聞世有臯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辜無臯例日皆以其當  
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獎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蔡不書葬而許悼  
父不父也許止以不嘗藥書弒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  
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  
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正之曰春秋之

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賁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吳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經文瞭然故二傳均指邾鄆以季姬事相仇爲說如果宋襄用鄆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羊而謂經特書之以著宋襄之臯又不知所見何經也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於夷狄賊臣書死之例不知是例非創自綱目也太史公班書於匈奴傳凡單于及其臣漢臣之降匈奴者皆書死班書王莽傳於莽臣亦皆書死蓋本春秋吳楚君卒不書葬及君弑賊不討臣子皆當誅絕之義而變其文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於春秋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說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孔子論五帝德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惠孔子董生太史公論五帝皆祧少昊一代於不言是則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竝董狐乎

續神傳卷七十一 古

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辯於後漢儒之專己黨同如此吾謂此非公羊不及左氏乃春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賁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尚不足爲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其下篇曰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於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太史公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班固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訪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二傳所同而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自百餘年以來曲阜孔先生始以公羊春秋爲家法於以霽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蔽箴砭眾說無日月

無名字無褒貶之妄豈不謂素王之哲孫乃其三科九旨不用先漢舊說而別立時日月爲天道科譏貶絕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舉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旣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於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於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閔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曉訾議皆夫子所謂舉我者也必如其說春秋功則有之何臯之有又其意以爲三科之義不見傳文惟出何氏解故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榭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條例又有董子之蕃露太史公之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尙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

續傳卷七十一

十五

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之黜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木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段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段之以明討賊復讐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子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致治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卽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臯孔子者先生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行事跡強以爲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爲口實更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知者謂與閻惠之辯古文尙書等先生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於詩初尙

毛學後好三家有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各一卷又爲易象賦卦氣頌撮其旨要文解不載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詩聲衍二十七卷少作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甘石星經疏證二卷輯石渠禮議一卷所爲詩賦連珠論序碑記之文約五十篇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丁丑卒於官春秋五十有四配潘恭人有賢行前先生卒子八人承寬承寵承向承宴承宣承實承安承宇承寵承宴才而早歿承宇殤存者承寬承向最有名孫某某開孫懌最有名葬於某鄉某原弟子潘準莊續樹趙振祚皆從學公羊及禮振祚先生甥也當世顯學如龔禮部自珍魏知州源亦皆從先生問故稱親炙學者焉先生進退中禮言動皆有則望其容止夷然退然嘗欲推舉古制見諸行事咸怪笑爲迂不以措意其爲長子納婦依士昏禮行於家廟又慕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欲仿而行之聞人有善自外歸不及解帶先噓子姓告之喜溢顏面故平生交游甚寡聞其歿而行哭失聲者則皆賢君子也自公羊先師劭公而後聖經賢傳蔽鋼二千年徐彥殷侑陸佃家鉉翁黃道周王正中咸相盟數百載雖略窺愒趣未能昭揭迨所聞世莊侍郎孔檢討起而張之至於先生干城禦侮

續碑傳卷七十一

二六

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緒幽而復明殆聖牖其衷資瞽者以詔相哉聖初溺左氏自謁吳宋先生詔以先生遺書狂於習俗未能信也其後宋先生沒聖辟難窮山中徐徐取讀之一旦發寤於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誥迥然於吾生之晚不獲侍先生也及客游金陵與先生賢孫開孫遇其學行悉本先生之舊德量淵然有黃憲郭泰之風於以歎先生之澤孔長也聖既慕先生之學爰取其家行述參諸遺書私爲之狀詞彙而不殺以冀它日之爲史官而知學者筆削焉爾謹狀

外王父周先生述

戴聖

先生周氏諱中孚字信之別字鄭堂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爲縣吏有隱德生子二人長先生次聚之先生仕至奉化縣學教諭先生幼有孝行力於學稍長見四庫書提要謂爲學之途徑在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攷自漢迄唐存佚各書以備搜輯古籍而教諭君治詞賦亦度其儕輩阮文達公督浙江學政先生兄弟竝受知以嘉慶元年選拔貢生文達巡撫浙江築學舍西湖以處浙中文學士使修經籍纂詁先生與焉曾游京師識宋先生翔鳳爲刊正其著書十許事宋大歎服其後十數年同舍生多貴顯而先生屢應鄉舉不中式當

道光初元猶入試同考官嘉定錢君爲少詹事族子得先生卷歎絕力薦於主者將列名而先生策多用少詹事答問語主者疑其有私遂黜之而置副榜第一揭曉始大悔謝過先生自是無仕進意矣旋以龔兵備薦客上海李氏爲定其藏書志復游嶺南主學使徐公三載歸卒於家年六十有四道光十一年某月日也妻任孺人先卒生女子一先生歿後教諭君主婚歸先考爲繼室卽先妣也妾生子二先生著課甚侈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攷鄭堂讀書記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歿時教諭君客山東其次子不肖以先生藏書及艸本鸞諸他氏宋比部爲弼得其讀書記云其體似仿提要有百餘冊其札記未亡後歸諸望餘書無可問者兵亂後望母黨俱盡故於先生三世名諱及妣氏族弗可詳且失其葬處馮教授登府爲先生傳望嘗錄其文而今亦亡大懼名氏湮鬱使九原悼痛無以慰吾先妣乃撫所聞爲述如右時同治己巳秋也

周鄭堂別傳

湯紀尙

目錄之書權輿中壘流別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題曰史氏著錄有周鄭堂者爲七略之學受羸縵以降史氏藝文經籍著讀書記條取篇目甄敘卷部更旁臚其鈔槧得失取數十萬言繼主上海李氏李氏者名筠嘉藏書四千七百種與鄞范氏欽汪氏鮑氏常熟瞿氏埒又爲論列斟訂取三十九萬言鄭堂名中孚浙之烏程人嘉慶元年舉拔萃科受知文達阮公文達撫浙最喜談許鄭一時方疋之士咸湊其門其風習於國初異矣鄭堂旣與湖上纂經之役復交宋翔鳳爲刊正所著書於是學者以漢學歸之然文達門多貴顯鄭堂獨落落莫有異也道光初始舉副貢旋走粵三載歸卒年六十四其著書更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詞苑叢話文錄詩錄歿後驚他姓不可問惟讀書記藏獨山莫氏凡三十四冊然已逸十二三或言後歸德清戴望媻媻乎話吾浙文獻不祧鄭堂已

封光祿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

徐士芬

士芬春秋試皆出高郵王大宗伯門習知尊甫石暉公學行經濟壬辰春旋京公甫卒觀行狀益悉爰劖劔其凡以備史館采輯謹按公諱念孫字懷祖家宰文肅公子也四歲讀尙書百數十行俄頃成誦八歲能制義十歲而十三經畢休甯戴東原吉士精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從之遊遂力爲稽古之學十四丁父憂服闋爲學官弟子乙酉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頌冊

賜舉人益敦古學乙未捷南宮改庶吉士大興朱箐河學士風格嚴峻後進謁之不答獨躬詣公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也散館改工部都水司

主事公故精熟水經注禹貢雖指河防一覽諸書為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時纂修河源紀略中有辨譌一門公所撰

也南河攔黃壩工題銷不實白長官入奏命福郡王往勘遂刪減如例存升吏科掌印給事中

仁宗睿皇帝親政劾大學士和坤贖貨攬權上覽疏稱善即日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比之鳳鳴朝陽巡淮安濟甯漕汰陋規吏治民瘼悉以聞

上皆納之授直隸永定河道辛酉大水南北岸漫溢職逮問上念災由雨水仍令工次效力次年督河開高家口漫工會永定河工竣

子六品服攝永定河道又明年加主事銜令周歷通省凡涉水利悉紀載公遂臚舉章程其略曰直隸大川有五曰南運河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大清河之下游曰淀河滹沱河之下游曰子牙河永定大

清河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河而後入海河欲治直隸水先治兩運河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得暢然入海河而東注此治水所以必先下游也南北兩運河既治則次及子牙河當

培修格淀隄再將子牙故道挑通仍由紅橋入運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後大溜全歸支河而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兩河

分流其在獻縣者當濬完固口一帶而於完固口建減水石壩二座分水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子牙河既治次及大清河此河以東西兩淀為

蓄泄當開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雄縣之窰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

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之亭河當使寬深與玉帶河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河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實為東淀之腹尤需深濬使

周通貫注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應一律開挑以暢尾閘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岸千里長隄一律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

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眾山之水建瓴而下一過盧溝則地勢漸平沙亦漸停及下游則沙無出路而淤塞惟有增培岸隄

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亦補偏救弊方也格淀隄修復

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亦補偏救弊方也格淀隄修復

續傳卷七十一

大

則子牙大清二河尾閘皆得暢泄是格淀一隄實爲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河之減河旣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旣復則清濁各不相干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入運五河治則全省河道已得其大綱云云時河南衡家橋河溢

命隨尙書費淳往勘並令專辦臺莊一帶

上知公明哲河事

諭挑濬要害悉如公議尋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弊鼓在冬挑收工以銅尺量遇泥水輒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公製梅花椿以木篲橫列淺深立辨河工歲修外每指地報修爲自便地名另案工程公至除之居六年省帑數十萬潛牛頭湖以廣微山湖蓄水來源禁占種阻撓者增高臨清閘內兩岸爲蓄汶地遇衛河漲卽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揭濟甯州牧貪墨罷其職又二年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湖劾前巡漕貪縱奉

旨傳問公以爲實據方某恐獨取財多徇之者公堅飭所屬拒絕後饋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復爲永定河道會東河督陳鳳翔請啟蘇家闡引黃濟運而山東巡撫無吉綸則請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

續碑傳卷七十一

九

上召公決之乃依鳳翔疏明年永定重與鹿鳴宴

邸日以著述自娛道光五年重與鹿鳴宴賜四品銜十二年卒於京年八十有九公性方正無依違居官事上侃侃遇屬官獎飭不少假借禮節疏則弗之責河工題銷往往準駁參半公所詳無可駭性儉約配吳夫人早卒數十年塊然獨居生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精審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詞之韻剖析精微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辨之尤力海內惟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益緝四部則又段氏所未及官御史時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鄴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罷官後校正淮南子內篇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注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誌吾師承庭訓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世海內宗之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胡培翬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尙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

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饌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綦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貽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偏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

續傳卷七十一

三

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已貲取閱鈔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卽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尙能謹守箴箴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詭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輕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剝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廩東城皆弊絕風清已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蒞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均置於法旋即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調理臺地背山海幅嶺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

載力行清莊耳盜之法鎮之以靜威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鬪起覺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之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冠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偁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卽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

續碑傳卷七十一 主

而并僞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鞏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所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鞏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載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或作植纁爲古文環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纁或作藻且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無不從庶從盥不從浼之類是也有卽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偏從隘不從隘之類是

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  
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  
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  
而得其義士皆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  
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  
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  
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  
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  
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尙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輩  
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  
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  
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  
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  
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卽用

續神傳卷七十一 五

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  
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  
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譏之辭眾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  
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  
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者也  
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  
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  
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  
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  
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破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  
通曲擧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  
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之他經又不得  
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  
不下數千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  
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

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稿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琦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鏗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瀚先頰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澆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閒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卽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閩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續傳卷七十一

三

昭文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梁廷枏

吾師之主講寶安書院也及此八易寒暑矣院左文昌神祠以道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成先一日師率諸生習禮畢返院坐未定汗出不可止醫至氣已絕矣會城學者得意外相傳以爲無疾而終歲晚訃至始悉其詳急拏舟往哭且送靈輻之返阻風不得達歸乃爲位以哭復撰百二十韻詩代文焚焉竊念執贄門牆於茲九載甲申春始見於順德城南石湖舟次蓋應鄒海瀾縣尹招來校試藝事戲卽東未獲暢聞警歎是秋七月臈舟東莞珊瑚洲謁於講院師肩輿下臨篷窗聆教誨者朝至日昃丙戌仲夏將駐南海學署預以書期又得一見明年秋重至東莞留旬日許以越月揚舫南下旣來藤花亭宿菊盡乃去餘則庚寅之春繼見於會垣寓齋中閒雖鱗翼頻通而追陪杖屨坐春風者惟此而已師屢主講席高足生以千計飛騰去者指不勝屈廷枏及門最晚獲訓迪最深時有撰述必加獎勵秋賦之年選題課藝郵書諄督殆同父兄每榜發報罷耿耿不自適若逾於身受也者昊天

不弔萎我哲人凶問遲來不及蓋棺視斂迴念生平恩義曷日釋懷哉  
去年長嗣君以謝弔來館會城出所著狀相商乃悉師行誼心似有不  
能已退而撰爲誌且銘焉師姓李氏諱黼平字繡子又字貞甫明初自  
饒平遷嘉應之程鄉城南世有宦達高曾以上並著聲譽序祖敬園府  
君以子深澤令棣軒先生貴

贈如其官父仰亭府君母楊以師貴晉階爲奉直大夫爲太宜人太宜  
人夢吞流星遂篤生師懷中授唐人斷句輒上口就外傳讀書絕穎異  
不誦而識十四精通樂譜著傳奇曰桐花鳳或舉示州牧異之方試言  
於督學使者使者疑其私竟置焉後六年始爲博士弟子又十年舉鄉  
試兩試禮部不第旋食盡則走謁陳簡亭中丞大文於山東旋就幕保  
定乙丑成進士選庶常假歸主講越華書院時浙江文風尙組織粵士  
猶循訓詁之習師課士一本諸經而教以研辭鍊字五色十光粵中於  
是文風一變散館出爲昭文令政主寬和鞫囚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  
結案無留牘尤以作士爲務月課必親定甲乙公暇卽手一編不喜與  
縉紳接昭文故歲收漕奸民倚爲衣食數師懲治之則飾訴於上官縉  
紳以寡交往故視之漠然也會交代有弊卽病不親察又家遠至食指

續傳卷七十一

五

繁費不時節竟以虧空免官繫省獄當是時刻意補苴告急之書四出  
有應有不應旣不能如限以償而仰亭府君又病卒於家未幾師婦謝  
宜人亦卒師聞憂不得歸躍望於數千里外擗踊幾不欲生逮宜人訃  
至則悲痛已習爲故事蓋在獄八年疊遭凶難家人先返鄉里乏拊擋  
者仲弟錫侯先生雖從患難顧以籌謀款項持書日走四方匱粥出納  
實惟長嗣君一人其艱難淒楚顛沛抑塞之沉概可知矣旣援救出獄  
主陳薊谷中丞署又三年乃得旋南抵家楊太宜人又先數月卒不獲  
見終天之痛視在獄時抑又甚焉阮雲臺制軍方開學海堂聞師歸聘  
閱課藝遂留授諸公子經居久之病頭風辭出主講寶安令尹咸敬愛  
之然師每自重非慶賀不至縣署教人學行兼勸一如其主越華時莞  
城文風又一變至是竟卒距生乾隆庚寅年六十有三師生平論詩謂  
心聲所發舍宮嚮羽與象簫胥鼓相應故所爲詩專講音韻得古人不  
傳之祕曩梓詩集使廷相爲駢文跋尾跋於粵中先正自曲江下引及  
鄭氏嚮雅而以師繼之在師固不以爲然是可以識其宗旨所尙所撰  
述惟毛詩紉義著錄

皇清經解他如易刊誤文選異義讀杜韓筆記皆未刻同產三仲黼章

舉人卽從師江南字錫侯者季黼文字三長通言州學生卽侍師獄中次獻言進言並有時名銘曰

昔嘉慶中漕議海通僉言不便畏濤且風師甫受事懷經畫意謂牽挽難莫航海易請於上官俾達

至尊志雖未遂偉論則存淮流近決糧舫行拙

詔駛雲帆獲中前說懿鑠吾師斯文在茲豈惟粵士海內宗之川源不竟旣霑已甚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胡厭紅塵遠此遷神如瞽失相如歲無春公言誰剖惟千秋口驥尾附焉銘亦可久

書嚴先生逸事

楊峴

先生諱可均姓嚴氏烏程人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書鄉之人識與不識皆敬服甚峴獲見先生時已七十餘矣白須朱履莊然儒者一曰過書肆有少年驟詢先生誰也先生孰視久指架上書某冊曰將來少年以進則說文聲類先生所著也曰是卽余矣少年駭走峴從長興臧眉卿先生游歸舟泊城外十許里之八字橋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先生也詰峴何自以實對詫曰是村夫子堪若師乎定日峴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麤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有知

續碑傳卷七十一

五

先生曩事者爲言先生負糧課校官甚焉先生跳遂入京師籍宛平舉於鄉故又爲宛平人明年試禮部主試者貴人索得先生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先生詣謝貴人喜且謂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先生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有子初墮地先生自卜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六孤者博先生卒圖書金石萃償博進亂後不知所終

續碑傳集卷七十三

江陰繆荃孫纂錄

儒學三

李鳳臺傳 包世臣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木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為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

貽贈奉直大夫父徵蘭陽湖學生

封奉直大夫妣奚

贈宜人娶宜興路氏

封宜人子二顛前歿願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顛剛目面麻黑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口無停輟而未常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予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義脫正錯悟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

續碑傳卷七十三

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願祖范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簡格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為疑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小盛加推掖獎借自以為不及子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謂其慮周亭林詞媿敬輿以塗改句別甚蕪累手為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畢子逢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耆其幾近之間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為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款詢家世曰汝可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即益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即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為佳話旋丁奚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為仁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既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為壽州分縣民悍同壽而地特瘠

君莅任知漢芍陂在邑境勸之今名焦岡湖濱淮而山岡環繞易爲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爲逋盜數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巡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於然諾者撫用之盜以斂戢卒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賊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爲蒙城人而匿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殊簽諭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廿五里受撫者卽日至猾家猾款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徵案耶示以殊簽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其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願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卽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勁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

續碑傳卷二十二

二

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卽於署內製堅檻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廳事讞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嘈雜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攔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輿過猾黨問檻犯何向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昇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旣返君卽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受兇盜詞卽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遵檄交蒙邑轉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縊君嘗語子曰鳳潁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爲降伏已然則君眞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必達非徒恃智若鍼矢已也甲戌君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脩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

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  
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  
毘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  
近分途講授就築旣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  
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  
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子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遠爲宗君  
則規撫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  
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課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爲  
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  
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卽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  
紙者咸寶守之君旣卒首選弟子蔣形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  
宋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  
承鈺哀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  
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子過  
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君覆云衰頽已極不數年卽當以此事  
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子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譜狀以傳君

之真馬道光乙巳八月暨包世臣書

續神傳卷七十一

三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魏源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蘇州惠氏江氏  
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  
訓音聲瓜剖瓠析視

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卽皆摯爲史  
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  
武進李申耆先生生於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  
小近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兼有同輩所長而先生自視謙然  
如弗及嘉慶甲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改知縣掣選四川某縣以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縣治與壽州同  
城爲古南北用武地瀕淮汝時患水西北界蒙城阜陽遠者百八十里  
土曠而民悍情喜劇奪黨羽至千人各有頭目殺傷人日或數起號難  
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君下車卽周歷縣境審地形  
察水道并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首從事於田賦保甲前代淮南北  
屯墾甲天下陂渠久廢君先治豐湖焦岡湖建埝築隄濬溝十餘所民

有蓄洩屢歲告收遂以其餘力葺學宮廨舍祠廟津梁百廢備舉積年  
鉅盜悉就禽有周清者盜魁也一日忽自投階下願效驅使且盡散其  
黨歸農君勞以酒食使充捕首於是境不閉戶壽春鎮總兵標兵多撓  
治獨憚君威望城西湖窪下舊免租賦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  
六而無畛界營馬縱踐民田民爭屢不勝且分隸壽州鳳臺事權不一  
至是民復共愬君念此非可口舌爭命盡驅其馬兵噪洶洶不爲動總  
兵多隆武憤白於總督巡撫乃檄盧鳳道鳳陽府會勘丈量以十四里  
歸兵十七里歸民掘溝界之兵民爭永息君晨夜治事數年縣大治以  
其暇輯志乘訪名勝登八公山置酒賦詩先後在縣七年中署壽州事  
三年丁父憂歸服闕當赴選四川而恬退不復出山巡撫康紹鏞固請  
往廣東教子偕回揚州先後爲君刊書數十餘種時道光元二年也君  
既倦游適當事聘主江陰暨陽書院遂不出矣家有藏書弟子日眾擇  
其尤者分治天文輿地二業康熙乾隆皇輿一統圖板存內府海內無  
從購求陽湖董君祐誠有樞本惟分四十一圖大小瓜離不便披覽且  
無歷代沿革乃改爲總圖每方百里而以虛綫存天度之經緯先用朱  
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略依

續神傳卷七十二

皇輿表及一統志每代各注一圖號曰歷代沿革圖皆以朱圖爲本而  
墨圖緯之但朱圖可印墨圖則在人自加故未能廣布也元和李君銳  
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君欲推廣之取歷代史中律麻志盡通其法  
因事體重大未能究業乃先成地球及天文圖地球以銅與木爲之  
各一懼學者不能明乃爲文以釋之星圖則依

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綫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  
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覽且較原圖  
補入增星推準度分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君居家不預官事惟興水  
利表忠節則陳諸當事孟瀆河久塞君言於巡撫陶公重濬之芙蓉諸  
圩田被潦則倡率修復之所自著書率未就而刊布前人遺書遺集金  
石翰墨至數十種見人一技一善欣然若已有其論學無漢宋惟以心  
得爲主而惡夫以餽釘爲漢空腐爲宋也故以通鑑通考二書爲學之  
門戶弟子蔣彤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又記其言動爲先師小德  
錄可興可觀與陸桴亭思辨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一人而已  
魏源曰乾隆閒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郎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  
董伏諸先生之微森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閒而李先生出學

無不窺而不以一藝自名醜然粹然莫測其際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余於莊先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於篇

養一子述

蕭彤

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本王姓明中世育於李遂冒李姓子祖考欲復本姓而世次無稽乃止世居武進大甯鄉三河里雍正二年析武進置陽湖遂爲陽湖人考諱徵蘭字徽亭縣學生母奚氏子以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二十四日生幼而穎異五歲入小學氣弱不能讀書兄康齡所受禮記卽能背誦稍長益力學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期年盡之其節目要處略能上口闕朱子通鑑綱目以事不詳實更讀司馬氏書能貫澈首尾尤用功顧氏讀史方輿記要巨編繁重未有刊本命書人鈔錄而手校之類及太平寰宇記諸書皆硃書小楷精整有法丙午丁亥太宜人憂時時哭泣兼勤讀遂患日用醫者說飲豬膽汁數枝至寒苦氣體爲減焉庚戌補郡庠生壬子以優等食餼仁和盧學士文昭主講龍城從游皆一時英彥如臧在東甯堂顧子明文炳頗講求訓詁之學子意殊不屑學士獨契異之謂其成就非羣輩所及徽亭公喜交遊春秋勝日座未嘗無客子親

續傳卷七十一

五

承其風教育親故款延碩彥同時如周伯恬先生儀暉莊卿珊先生綬甲劉申受先生逢祿董晉卿先生士錫陸祁生先生繼輅紹聞先生耀適張翰風先生琦洪孟慈先生飴孫李鹿籽先生慶來心陔先生復來董方立先生祐誠魏尊容先生襄無錫薛畫水先生玉堂宜興周介存先生濟江陰祝子常先生百十吳山子先生育元和沈小宛先生欽韓涇縣包慎伯先生世臣並先後訂交歲時必來來必信宿久或旬月彌歲切磋道誼研練經典善相養氣相照故接之者綢繆饜飶久而不厭乍相去而愈益思也嘉慶庚申辛酉鄉試連黜年三十餘矣人皆遲之子志學彌篤作詩貽子常有曰買傳始弱冠終軍亦妙年吾今已過之偃蹇行自憐非怨遇合遲吾學實未全云云宜興潘觀常有道氣謂曰吾子才而斂必得大成蓋真知己之學也甲子舉江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

武英殿協修散館一等七名時初定分省引見例而同省之前列者已四人遂以知縣用掣得四川慶符縣告近得安徽鳳臺縣治與壽州同城爲古南北用兵地瀕淮帶汝時阨於水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百八十里土曠民稀風氣獷悍惰偷號稱難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

故治率苟且終任不一履縣境子下車卽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親歷四境荒僻並到所到詳觀地形察視土脈訪聞農圃以爲自漢迄唐宋淮南北屯墾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北有眉陂大良陂等皆溉田百餘頃蓋卽今闕疇萬福集諸處由是銳意墾治豐湖焦岡湖爲縣中水利幹建牯築隄濬溝十餘處費百千萬計皆委曲籌策以集事民有蓄洩歲以屢豐遂以其餘力修葺學宮縣署訓導署祠廟之應祀典者橋渡之便民用者並次第舉行民性強擊喜劫掠有刀手輦飛諸頭目其黨翼往往至千人殺傷人日或數起子故以嚴治朱紀張盤士任際殷諸夙盜歷令莫敢誰何一一擒治如律有周清者號盜中巨孽忽一日身投階下時適聽囚畢呼問曰汝自首汝黨且奈何叩頭對曰神明府君辱收小人可立解散還本業遂命爲民壯首黨果悉爲農其化效如此子自治縣頗用刑名法律之學束身勤以廉御下嚴以察吏不敢欺下民有欺侵官吏者以爲投鼠不忌器此犯上之漸必窮治乃已壽州鎮總兵官以下時或撓治子一斷以法上下咸懼其威望城西湖卽水經注之尉升湖也湖西北屬壽州惟北涯隸鳳臺地窪下遇潦輒成巨浸明末嘗開種加租

國朝初蠲除空地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總兵遊擊都司守備各營馬縱踐民田民爭屢不勝州民曰今不直其事將何待子以越職拒不受狀叩頭對曰神明慈母置不問兵食民無餘骨矣子惻然度此事非可以口舌勝命盡驅其馬來兵數千勢洶洶然不爲動總兵多隆武憤甚遽以狀白督憲百公齡撫憲錢公楷乃委鳳廬道四色達鳳陽府知府姚鳴庭江蘇候補廣蘇州同知僖江甯府協副將祥會同壽州鎮總兵官多隆武游擊沙念聖守備程錫泰壽州知州沈南春勘丈舊志載湖周六十里今遵部頒尺式足五尺一爲弓三百六十弓爲一里兵四地實丈十四里六十弓民六地實丈十七里六十弓劃直溝一道溝以東爲民溝以西爲兵兩不得侵越餘一里六十弓於湖之南北岸爲民人由湖東入湖西樵牧之路手爲圖說以呈百公錢公並嘉其明白公當卽飭刊碑記立營縣中堂及湖岸使承永遵守民困得蘇焉子敏於爲政事無留滯坐堂皇理案牘夜與故人渡江來者契闊談讌賦詩論文丙夜就寢味爽起入閣治事矣數年縣大治乃手纂縣志詳利弊稽古蹟考金石搜錄前明巡撫壽春人方孩未文集集壽州自明以來詩人爲小山嗣音又嘗謂水經注壽春城郭左

右自長瀨津以下有山淵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水堂皆擅水山之勝  
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爲兵衝而名藍傑觀會不隳壞鄺氏崎嶇戎馬不  
廢燕遊而今並闕然余往來於八公四頂閒其巖壑最爲秀美欲於八  
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頂山下重興古雀離寺使春秋勝日邑中人士  
可以遊覽嘯詠一洗僻陋興復風雅竟猝猝未能也壬申兼理壽州事  
甲戌三月始卸壽州事四月而蔽亭公凶問至矣計子先後在鳳臺七  
年中署壽州事者距三年其意欲行而力不逮者曰田賦曰保甲蓋其  
民性不戀土聚散不恆官無魚鱗冊無戶區細冊焚舛已久勢必改弦  
而更張之又非州縣之得而主故著其說於志中意不勝拳拳焉蓋子  
自是備嘗服官之苦無復有人仕之意矣先是子之任鳳臺乞終養者  
再四壬申冬聞蔽亭公病卽日請急假旋里侍顏色者二十餘日卽還  
治所擬畢交替刻日歸侍眷屬且有成行者不意仍見羈留及是聞訃  
慟絕而蘇代者至交盤倉庫正項無虧請咨回籍嗣因捐難雜款後任  
搜求尙有一千餘兩遂爲當道所齟齬不得請越丙子春乃歸與兄相  
持慟哭冬葬事畢仍遊安徽懷遠縣令孫仿山先生讓同縣舊識也邀  
主眞儒書院爲編纂懷遠縣志功過半矣巡撫合河康公紹鏞固延入

續神傳卷七十一

七

省垣不得已以志事屬董先生晉卿學弟子輩入幕府康公調廣東遂  
偕往迨康公丁母憂又同處揚州時道光紀元之二年也子蓋自罷官  
來爲四方遊者六七年節修脯所入償鳳臺官項外餘盡以刻書在廣  
東則校刊鳳氏經說則江陰德隆先生詔所著也虞氏易禮周易鄭荀  
義易義別錄虞氏易變動表易圖條辨諸書則同縣張皋文先生惠言  
所著也并臧在東孔子年表孟子年略等數十卷在揚州則校刊孟慈  
三國職官表列代史目表申綬公羊釋例併手纂駢體文鈔  
皇朝文典縷百卷所至稽其山川道理土俗利病文章典實及一物一  
名之異者亦不忽遺一語之合欣然有會一技之能稱許不置未嘗以  
一長自顯而當世英彥見者皆敬而親之終莫與有爭當道鉅公爭延  
致之以爲重而子意旣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  
出矣暨陽盧學士舊講席也自乾隆丙子至是道光癸未閱四十年薪  
木毀傷弟子零落殆盡子於是重葺葦學齋與諸生講誦其中先是江  
陰相習爲舉業之下者子痛繩以先正理法重刊明人舉業筌蹄頒給  
之爲楷法教讀通鑑通考以充其學選定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管子荀  
子呂氏春秋商子韓非子賈子新書逸周書淮南子目錄以博其義擇

其才者教作詩賦經解策論月一爲之謂之小課月課必鎖院面試限刻繳卷士氣爲一振十餘年閒季仙九芝昌

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夏伯初子齡舉禮部第一人鄭守廷經舉本省鄉試第一人曹毓英以選拔得七品官皆江陰未得之事其他舉於鄉者科不下四五人博士弟子及童子試以經解詩賦得超拔者爲八邑最科名盛衰固風會適然或亦由于倡導作興之效歟子慎於閱卷必再三反覆甲乙乃定文章不墨守章句務達其所見不爲蹈襲厭薄記誦之學嘗謂及門曰吾此處是不貳法門參禪不念佛不爲講學餘習常曰道學在躬行不在口說故二三有才氣者頗能領悟其旨學於其性之近卓然有成子終歲所入累千金未嘗絲毫入於家其親故子弟與凡俊秀之寒無依者輒收而教之朋舊之自遠來者必應其求傭書者常十餘輩皆仰給朝夕歲終計會不足則稱貸濟之以爲常尤好表章古人文章若鄒忠公道鄉集瞿忠宣集顧氏日知錄胡氏繹志莊宗伯易論皆經世鴻製並爲補其闕遺正其訛舛申其義類定其體例皆有

積神傳卷七十一

八

先哲贍稿故人遺書先後付梓如盧學士抱經堂詩鈔秀水葉公惟庚紀元通考襄平德公宣西礪詩文集宜興史先生問和鑑樓集潘先生觀常靜寄軒集葵縣程子香文鈔山子先生私艾齋文鈔董晉卿張彥惟遺文或誼關師友或其子孫朋友志附青雲子必贖其意以去未嘗有幾微嫌吝於其閒刻所見帖皆宋元明忠義手札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明趙南皋高景逸繆西溪數十人積十年訪購而集是卷以爲古來工書皆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志氣流露自不可掩此本末之辨又取明楊忠愍唐荆川盧忠烈倪文正黃陶庵史忠正諸人書刻爲屏幅云可爲養正之助子於古人之書無不學得顏尤深求必應率十日一揮灑輒數十百紙張滿一屋而所書多先正格言觸目而動於心者蓋動不忘正其性然也而於細事罔不精書畫贗真研石美惡種植節候以意制竹爲籥義象古雅布帛製衣用此法裁則省否則費以今絺綌數校古喪服升數則精粗何似可以比辨用銅仿古嘉量爲升合周漢與今部頒尺式若各省民用長短諸式咸備以爲實事求是學問之道固然惟樂律不精以爲吾耳不聰不敢謂能辨五音而麻算輿地兩業尤深博無窮爲平生精力之總會子於輿地之學用功

至深鳳臺懷遠兩志徵引博而精爲當世宗法遂欲推其道以津逮後學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輿地圖本苦其不著天度又府各一圖繼得康熙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卽康熙五十年

聖祖仁皇帝諭廷臣所謂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者也又於廣東巡撫庫見乾隆閒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

欲臨其本而未成晚得董方立所繪圖方立固穎敏絕人其爲是圖也

仿兩朝舊本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

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畫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

度自赤道迤北之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

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秒當二十步穹數卽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

縮乃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

虛綫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又方立分爲四十一

圖小大瓜離不便觀覽乃總爲一圖舒之爲屏幅卷之爲冊葉凡鈎稽

歷年而後成以付刊焉刊既成用硃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以上

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推及秦漢三國六朝唐宋五代宋遼金

元下迨於明檢各史地志以皇輿表及一統志覈其沿革並得其實地

而著之於圖號曰歷代輿地沿革圖其爲是圖也別錄各史地志編以

歸韻旣得其實地乃會前代郡縣注之韻下號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

爲其成之艱而散失易用聚珍字集印數百部此皆由及門六庚九承

如德只巖徐康甫思錯宋冕之景昌諸人之勤勞子時時爲提命督課

蓋十餘年於此矣子又欲爲歷代地名長編曰凡史中地名因事而見

非郡縣者悉錄出亦以韻類之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

名若成此則地皆有歸宿讀史無復遺憾而事尤繁費僅成數種而不

得竟建日表面東西面南凡三製地球其法巧密懼學者不明釋曰天

球之法以木爲胚以紙爲膚膏之以豕血塗之以蜃灰俟其乾而去其

胚則堅滑輕利便於旋轉矣塗青以象天圍墨以寫星黃赤經緯各以

其色界之絲繫太陽於黃道使可隨手移置則冬夏節氣不愆其度矣

平置銅環上刻地平二寸四向承以銅柱聯以十字架則地平不傾側

矣側立銅環上刻周天度數於地平子午開鑿以容之使可隨意旋轉

則北極高下可以隨地升降矣斜倚一環與側環十字相交以當赤道  
上刻十二辰名則晝夜加時可得而紀矣其設機也側環容軸內貫球  
之兩極南極之軸有齒輪焉是謂運球之輪其齒九十有六別設四柱  
夾板於南極之左上戴地十分夾板上六下四左八右二以安釘輪  
之軸中分其軸以設釘輪繞以銅索索未繫錘是謂運球之索其北出  
夾板外軸頭有齒是謂運球之齒其南藏於夾板近板之處有大輪焉  
其齒與運球輪等釘輪大輪之閒有挺簧有開有逆輪之用順之則釘  
輪與輪若一逆之則釘輪逆轉而軸不轉所以繳運球之索使不墜也  
八分大輪之齒以其五有少弱為二輪之齒以其四有半為側輪之齒  
以其一有少弱為爪輪之齒爪輪之齒與量天尺相摩相盪而各輪之  
旋轉生焉凡輪皆有軸凡軸皆六齒惟運球之齒當運球輪六之一若  
欲使日行黃道與天相應不假人為則於運球輪之內別設過極環六  
絡天球之外斜倚雙環以象黃道雙環之中夾一單環內繫太陽以隨  
球西轉外刻三百六十五齒以當一期之日單環之側各設十二小輪  
旋轉於雙環之內單環之外別設兩小輪與單環之齒遞相銜接又於  
子午環上設一小釘單環左旋一轉其小輪必與子午環一觸則右旋

續碑傳卷七十二

十

一度矣又鑄銅鑄之大合抱歲周而後成更廣其法為地球染黃以象  
地寫青以象河海填注中國地名及海中諸國於其閒為之架俾可旋  
轉觀覽焉繪黃道赤道並分南北作四圖圖以殊絲界為三百六十度  
填注恆星增星於其閒跋曰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  
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  
多至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  
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  
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步  
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  
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  
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  
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讀  
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  
等別其明暗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蔑  
以加矣既又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為直綫分十二宮為十二圖而

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觀覽第  
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度分合而繪之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其十二  
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然直綫中分配合甚易非若圓規  
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  
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湖乾隆九年甲子中  
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門生輩謹  
遵

欽定儀象考成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  
此後七十年中可以行用不差焉尋又命錢生維樾將恆星赤道繪作  
分圖刊板距極三十度南北各爲圓圖一距極三十度以外之九十度  
南北各爲皋鼓形圖十二以朱絲一格爲一度惟圓圖經度在距極五  
度內以一格爲十度距極五度外之五度以一格爲兩度廣狹之勢然  
也推步家得此瞭如指掌焉元和李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子  
推廣其義以爲欲究各朝麻法疏密因變之原宜舉廿一史中有麻律  
志者盡通其法沈俠侯欽裴與尚之同術教諭荆溪命冕之從受四元  
算法造正方縱方次商三商之平廉長廉各一具仿劉徽九章注斜解

續碑傳卷七十三

十一

立方棊作爲塹堵陽馬驚騰諸形合之一大方析之各體皆備弧三角  
一術爲西人絕業鑄銅爲弧矢切割各綫了然冕之精摯敢入子與爲  
挈綱闢奧不數年四元之術大通故事書院掌教十二年例得議敘換  
頂戴子來暨陽癸未迄乙未適一紀大吏旣以其狀申部矣子漠然若  
弗聞子天性澹泊一切人世富貴貧賤得喪存亡竟久斷根株無復萌  
動初庶吉士散館一屈節要官卽保奏入律厯館以翰林用子拒不應  
蔽亭公服闋遂不復起其在暨陽也江蘇巡撫陶文毅澍邀往省垣浙  
閩制軍孫文靖爾準邀往福建兩廣制軍盧敏肅坤邀往嶺南皆幣重  
詞卑信使再四而一旣安守懇以兄老爲辭兄旣歿惟歲時祠祭省墳  
墓乃一至家同年胡先生承琪與尊容同官雲南萬里外語及子出處  
之節高於古人超世遐舉之概令人可望不可卽然子雖退居日閱邸  
報留意天下事閒居獨坐時聞喟然常若不豫者弟子之親者從容致  
問則實有遠謀至計熟慮於中明知其不能行并無可言惟東南漕運  
積弊上下莫不知此爲剝膚之災故昌言諸當道宜變法而亦莫之行  
尤拳拳鄉郡風教之事集江陰詩人爲江干香草刊同郡詩人遺稿爲  
舊言集命薛子選子衡網羅散佚撰毘陵經籍志民間貞烈罕得上聞

規畫總旌事宜爲立節者勸倡修忠義孝弟諸祠命門人高式之承鉅董其事補入勝朝殉節諸臣以應祀典孟濱久塞陶文毅力行子之言而惠利無窮比年阨於水子上導而下率而芙蓉圩黃天蕩馬家圩諸圍田得復完守令至勤勤語以土俗淳良宜緩催科而急盜賊冀以興民利而除其害蓋至性流露有發於不容己者非爲名也子於書無不備而必期其有用四方來學者就其材之近而授以業三禮尙書毛詩春秋三傳爾雅正史編年詩賦駢體古文考據推步輿地音韻篆隸鐘鼎碑刻書畫雜藝各示以古人成書而導之門徑雅不喜宋刊惟假以校讐或錄存其副有求者則轉與之叢書多至數百種中擇取其十之二三而已惟諸子別集若雜史義幽事晦世人罕知則亟收之每得書必并本厚釘細楷目錄夾以銀杏木板束以青繩嚴整明便望而知爲輩學齋中物也湖郡書賈歲必騰至有不知者則示以是書何用刊行自何時價何等卽奉爲典型爲人高明博厚而極精微置物有常處授人書帖閣中探取不爽不棄寸紙尺繩隨宜取用入人座中則几上經籍悉記閒有檢閱則云某有某書往往其人亦自忘之五經至老能背誦與諸生講貫不觀本文得人書疏雖疏賤小簡不毀棄彌月輒盈束

續碑傳卷七十三

三

終歲積聚襲而懸諸屋梁如牛腰江陰固僻邑自子主講來乃有數書肆可得古籍有紙肆可得佳箋賓朋或萬里而至當代英詰刊其所著書以行世必郵寄暨陽子每得一書卽反復觀覽稱其長而抉其短詩古文辭之合作則命錄其副教人必以序言不敢盡度其見地所能到而後語之有不受亦不復強相從一二年度不可入則遂辭使歸未嘗一刻廢書或臥病則令諸孫讀於牀前偶獲雜家小說亦不棄遺蓋與書俱化而不自覺矣然終以耗其精遂至成疾自戊戌歲子年已七十矣時壽陽祁公雋藻督學江蘇與子甚親重出其先德書屬爲次比公欲重刊小徐說文解字繫傳子爲假得宋本命承生培元夏生灝校讐而子爲折其中已亥春長沙黃公冕權守常州議修郡志延子主其事欣然赴之曰此抱經未竟之業也兼司江陰縣志事往來兩局閒時時疾作然神明炯然與同人議定條例呈稿本者筆判其可否飲食亦不大減惟午後言語格格不楚作小字閒有模糊筆畫而已醫者亦屢言脈氣極虛自庚子冬解學歸卽留養家中不復赴院辛丑春寒食節親往省墓諸孫輩扶挾行禮畢周視松楸曰吾不復此矣入夏少瘳能獨自行立百餘步閒四月二十八日形謁於里第請見於內寢不許出坐

中堂從容問彤父母安否久之方入七月十日竟得慰望手訃云於八日已刻考終嗚呼視予猶子竟不得一視含斂痛可言哉子豐頤廣額聲中黃鍾氣體不甚強健第以慎自攝衛小不適則手自按摩不欲使人知非疾重未嘗終日睡所知來臥所問狀輒云無所苦辨色而興先大解次盥沐然後加表衣雖嚴冬或丙夜寢未嘗晏起弟子從容諫則曰晨氣清明正好幹事嘗題所居之窗前曰今日何成蓋用以自警勵也一日之中或校讐或閱文卷或繕札或作字或對客無須與休朋舊多言其用心之非度答曰吾不解所謂用心吾爲其所欲爲者而已乞文者自遠而至詩文集金石摹搨書畫冊卷碑志底本堆積案几一一應付無廢閣者枕上成之晨興疾書或夜寢不能寐請藥之則曰不寐正可了日中未了事自奉至儉幃帳至穿敝不易自戊子被盜遂身無兼衣食坐與門人俱不爲私膳飲食敗而失味亦忍下不以責僕性寬而恭論議不與人爭對幼賤必以敬坐不交膝不倚背不踏脚書未嘗就枕朔望必衣冠虔謁於院中聚星樓享德樓期某日歸某日來院未嘗爽漏刻主講暨陽二十年江陰人官於江陰督學使以下命子弟受業及遠方來者以千計其傑者考道著書學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

續碑傳卷七十一

主

十百計次亦勤習舉子業得指受知所宗尙其殮也來者皆哭失聲如喪慈父母亦可知子之教思矣平生文字不自貴惜或請而錄之輒曰焉事於此彤相隨最久及時收錄得詩文雜著數百篇而散佚者尙多也彤不肯頑劣疏陋其精微處不能測其萬一不敢強不知而妄言惟是聞諸先達推服之言見諸文字沈先生欽韓曰申耆強識敦讓博物多能劉先生逢祿曰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申耆江都汪先生喜孫曰申耆先生有體有用知古知今學該漢宋識貫天人寶山毛先生岳生曰吾自見李先生學問之道乃得實地其賢當越唐宋以上求之趙君申嘉曰吾未得見孔子其人而其言則熟聞之以孔子之言求諸其身則殆備之矣當世名公大人如陶文毅始終契重推爲人師今相國穆公謂爲布帛菽粟之質而麟鳳之章歎爲眞古人桐城姚公瑩以爲東南講席先生一人而已大興徐星伯先生松仁和龔君鞏祚今代碩彥皆願以師事雖慎伯介存擅博辨喜評隲人物獨於子始終無間言而子惇惇如畏惟日不足嘗謂吾氣弱故不爭文祇取達意力不任鍊鍛故無所成蓋其自處眞實如此非有所謙讓云爾也生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亥時終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巳時享

年七十有三初己丑歲葺祠堂成子規畫制度從程子祀始遷祖之說以慎吾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以下遞祧曰吾兄主入此祠吾死則不得入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別設祠奉吾爲祖吾子孫與吾孫則祀吾於私室而共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且曰吾家易王而李闕九世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庶幾有賢子孫以恢前人之基也嗚呼子意切而辭痛矣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必有酬吾子之意者夫彤不肖無狀不能暴揚遺烈於萬一惟吾子道誼石交徧於海內必有能知之深道之詳者謹比次其狀如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朔日

莫君墓表

曾國藩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氏皆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兒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

續神傳卷七十一

十四

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賞其隱占之罪河西有宵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眞利其土也彼土苴糧不足於食朝廷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竄耗眾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賣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躋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莫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首項克珠進銅佛爲壽瑣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衷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

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且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埽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塲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續神傳卷七十三

七十三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聞郝懿行蘭泉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文學方君傳 劉文淇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歿徹去牀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恆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苦次如是踰月始克舉葬旣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稿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凌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

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  
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  
楚植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甫應童子試屢見黜於有司  
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闈郡  
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閒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補儀徵  
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甯積勞成疾歸而益劇卽於十一月三日卒  
年僅五十有四耐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  
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海晚學故致力棊勤其最精者尤  
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  
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向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  
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  
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縷析條分成虞氏  
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  
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  
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  
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

續碑傳卷七十三

七

二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人  
殊無所統貫因參伍考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  
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阨  
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  
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  
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跖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頽然自放於禮法之  
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摧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  
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  
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張穆傳

山西通志

張穆初名瀛暹字石州平定人道光中以優行貢太學充教習生具異  
稟於書無所不讀才名藉甚應京兆試誤犯場規負氣不少屈遂被斥  
自此謝絕舉業一意著述祁文端公典學江蘇延入幕阮太傅時家居  
見所著歎曰二百年無此作也稱爲碩儒一時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貞  
王篆友陳頌南何秋濤皆與訂交推爲祭酒年四十五卒於京邸所著  
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顧闈年譜身齋詩文集書法勁逸冠絕一

時得者寶貴之嘗以願亭林入都會寓慈仁寺因借何子貞釀金建祠  
寺中及卒同人爲位陪祀焉又祀晉陽書院之三立閣及州之崇賢堂  
張先生小傳 程鴻韶

張先生穆字誦風本名瀛暹一字碩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  
生白旗漢教習治經史善言地理著蒙古游牧記最殫治北魏地形志  
才十三卷未卒業又爲顧炎武闕若璩兩徵君年譜攷證頗詳靈石楊  
耶中尙文刻連筠篋叢書禮庀其事刻韻補元朝秘史西游記徐星伯  
唐兩京城坊攷沈子惇文稿湖北金石詩論理初癸巳存稿餘未竟又  
嘗自刻其祖希音堂集附輯祖事甚詳愼青陽吳履敬弟訓皆少孤鞠  
於舅馮愛古修學張先生資給之使從學張先生卒吾師馮子芳夜飲  
聞信覆其羹兩吳尤悲前時衣冠公譙有貴人黑氈墨服乞說故事張  
先生曰有問麟狀於孔子者爲言孟孫氏麟其入至孟廡見野豕問廡  
吏麟何黑吏漫應云作孝又嘗客集各徵所憎畏者或言村婦詈或言  
蝎言獬狗吠言回徐禮部松在西域久言嘯麻張先生言古文家  
論曰張先生磊落嶽崎人也祖佩芳令歙合肥牧壽泗善政在民父敦  
來編修御史典福建試道卒未竟其施張先生又坎軻以終三娶無子

嘗題齋曰月齋室曰滄雷有旨哉

續碑傳卷七十三

七

戶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銘 汪士鐸

唯胡氏代有令問光於圖牒宋大觀中有待制曰舜陟者著論語義良  
子曰仔著孔子編年廿傳而至

國朝曰廷瓊著周易臍見厥子曰清燾先生曾祖也祖曰匡衷著儀禮  
釋官周官井田諸書最夥其子秉欽先生考也先生涵濡先澤淵源者  
俊重之以博聞篤志閱數十年成儀禮正義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  
子夏垂教之指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  
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又有燕寢考研六室文鈔所以扶翼正義  
者也惟先生自高祖以來世傳經術道崇位卑先生雖從政農部而奸  
蠹布濩未竟厥施名臣碩輔延主臯比鍾山惜陰士飲其教講舍百數  
十人服膺歸仁拳拳弗忘土鐸不才亦蒙蒞拂蓋門無棄材焉先生諱  
培鞏字載屏一字竹村績溪縣城人嘉慶己卯進士內閣中書戶部廣  
東司主事取許氏生子肇漢繼室李氏生子肇溥皆庠生亦皆卒側室  
徐氏孫人先生卒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春秋六十有八徽俗重青  
烏之說故未葬而浮厝於邑東門外先農壇之後先生居鄉創立東山

書院於今存焉邑人感之所著書已刊行先生固不朽矣然世之嗜經術思明德者欽式遺教不可無以觀之也故因先生從弟子繼之請而志之且銘之曰

禮有端緒著於威儀探原揚瀾厥爲大師明明先生補而疏之廣之附之或稷粝之橫舍其昌士禮有光潤以文學報以馨香澤留東山道著竹帛惜此高原尙非幽宅

黃先生傳

譚廷獻

黃先生名式三字徽香浙江定海人祖必悌父與梧先生事親孝父性嚴先意承志恆得歡心嘗應鄉試母裘病卒於家馳歸慟絕誓不再赴試以歲貢生終於學不立門戶博綜羣經治易言卦辭爻辭一意相承六十四卦爻辭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釋繫辭衰世之意謂伏羲世衰而神農作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謂神農也以此申鄭君神農重卦之義治春秋作釋救執釋人釋名釋盜釋殺釋歸入釋以以訂杜預釋例之謬先生宗鄭氏尤長於三禮論郊禘論學校謹守鄭學其說明堂則云明堂之制見於攷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辨之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修七殷度以尋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

續碑傳卷七十二

太

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鄭君以堂修七步爲隘注有令堂修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爲得其實也先生撰易釋四卷書后樛三卷詩叢說一卷敘說通二卷詩傳箋攷二卷春秋釋二卷論語後案二十卷惟論語後案排字印行吳縣吳鍾駿上元朱緒曾鎮海劉燦慈谿王約皆以爲漢宋持平之書可垂國胄作求是齋記曰天假我一日卽讀一日之書以求其是作畏軒日記讀經而不治心猶百萬兵而自亂之蓋自道云讀史喜文獻通考而時論定馬氏之闕失嘗應聘佐軍幕府主以外寇問作禦外寇議問者色沮先生曰不從此言數年後必有大寇事果驗年七十二乃作知非子傳曰人各有職士無職以治經爲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侮聖言爲懸衡洞見得失用不敢勦說雷同而卒以行不掩言爲咎至是而先生之學大成越二年得偏痺疾雷革挽手欲起諸子扶之命書別語告兄弟宗族門弟子端坐卒子以思道光乙酉副榜貢生以異議敘從九品以周優行廩生能世其學江東稱經師者必曰黃氏先生歿五年督學泰興吳存義讀其遺書與巡撫荷澤馬新貽會奏入祀鄉賢祠

又定海黃先生別傳施補華

仁和譚君廷獻爲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尙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寢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臥病數年衣食饋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涕泣不能自己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壤閒其言絕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餘力修輯黃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眾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爲兵制十策獻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惜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既歿十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其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斟酌諸儒并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傳歟

續碑傳卷七十三 十九

若夫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爲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三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記馬元伯先生死事方宗誠

咸豐三年冬余避亂柏堂有趙君者過余問所自來則陷賊中甫得脫告余曰子知馬元伯水部之所以死乎城破時余被賊酋侯玉田脅爲治文書一日見賊酋林天九者來謁侯告以破唐家灣之事曰向言世竟無忠義人今不然也余搜山圍馬宅眾驚走一老人倨上坐余怒拽之起問姓名植立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員外郎馬瑞辰也勸之降曰吾受

國家恩罷官鄉居數十年無以報故聞亂命二子團練鄉兵家人以我老避之山中今城陷仲子死少子往從軍吾恨多矣尙降爾邪余曰不降則必殺應曰可固不畏死也余復反覆諭之怒曰汝自奉賊爲主我自有我之主也遂大罵卒擁出火其室燒其背罵愈厲行一里罵聲不絕乃殺之是豈非義人邪侯賊亦贊歎余聞之私爲泣下今過子素知子與水部父子久故且能文章也子其志之越數月遇余龍眠別峰庵

又述以請且曰余與水部無戚好生不相往還與其子孫亦無故所謂以諄諄者以其罵賊不屈狀賊中敬而述之而可無傳乎先生生平多厚德余擬書其事以寄先生子三俊狀大府而三俊又以起義師戰死矣余哀悼每執筆不能成章今春族孫綬過先生死難處又聞土人爲言是夜避賊艸樹閒聞先生罵賊聲甚烈指血迹視之猶殷殷然石上念先生父子死事旣上聞得

賜卹予祠祭無待余言爲重惟三俊敗撫軍時猶未得先生被執不屈狀故書之以示後人且者趙君之義先生博綜經學著有毛詩傳箋通釋已刊行

臧先生述 楊峴

臧先生長興人嘉慶某科舉於鄉婁試禮部不嘗歸鍵戶著述不問資產性方嚴不能容人過有潔癖衣裳或補綻然無少垢嘗大雨徐步入市人遙望知是先生亟避去懼泥之贊先生也峴蚤從先生游竊見先生喜鈔書日五六千字端整無譌奪於經喜春秋左傳爲春秋古誼若干卷據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正杜預氏之謬於史仿王弼氏東都事略爲南都事略若干卷其體例則錢大昕氏以授邵晉涵氏而未卒業

續碑傳卷七十三

字

者也通疇人術爲春秋古誼時痛長厯之不衷於法欲依錙歆氏三統術爲中朔表十二篇以命峴不敢辭十二篇者公各一篇漢志古經十二篇是已甫竟稿先生病作旣劇書召峴握手曰吾窮經白首行將逝若勉之媿媿數千言微勸進粥先生曰吾絕食旬又二日矣爲若疆馨此旣而曰速去毋淹明日先生名紙至則某年月日某告別也遺書夫已氏攫去易餉峴購求不予昔者揚雄氏草玄人謂覆醬瓿然而元至今顯先生乃零落盡烏庠先生之不幸也耶抑亦後學之不幸也憶平日詔峴曰置散錢滿屋無下手處授以索則貫矣四部書千萬卷猶散錢也沈研一經而羣書爲之用殆猶索歟又曰讀書遇有用者錄片紙粘於壁朝夕循覽坐左右各設空器一壁積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探左器入於右試覆誦焉越日探右器入於左亦如之勿怠勿棄博學多識奚難哉洵罹兵燹孱焉欲死曩所聞見不翅異代以自號則和而毀百夫和一而毀百是不容於喙也又烏知和於堂不毀於室也五情爽惑能無汗下先生初諱曜後諱壽恭字眉卿道光丙午八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九無子

張鑑傳 楊峴

張鑑字秋水烏程南潯鎮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尤精考據之學者書數百卷已刻者僅冬青館甲乙集家貧賣書自給所居一樓不下樓者十許年子某亦諸生授徒樓下余詣之其子問客胡爲者曰謁若翁曰老特胡知客誤矣旣登樓從容語先生先生歎曰戾氣也甯堪道哉時余學疇人術句先生畫秋鑑講算圖留飲而別嗣是不再見不知何時卒楊峴曰方余謁先生先生須髮皤然後生小子不敢請其年也嘗畫扇贈余設色工麗城南奚榆樓老人詫曰此老尙能爾耶奚老人稱其老老可想矣獨惜博通如先生而名不出里巷至憔悴死其子又不肖使先生之遺著無傳然則讀書費心力奚爲哉

龐先生墓表 孫衣言

道光之季常熟有經師曰子方龐先生以舉人官終國子監學錄而以子鍾璐貴

贈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其卒也宰相翁文端公爲之銘同治戊辰衣言重至京師侍郎以狀及文端公之銘來屬爲表於墓上以衣言與侍郎甲辰鄉試同榜也先生自祖父以來以治經世其家至先生益能博通諸經旣舉鄉試久不第進士故於經益明諸經皆有論著晚年

續碑傳卷七十二

三

乃獨專心說文其於音韻之說尤自喜也先生之言音韻曰不明等韻不可以讀書不明古韻不可以讀古書古音自崑山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爲十其義始明婺源江氏演之而加密江以傳休甯戴氏戴以傳金壇段氏授受相承源流一貫若曲阜孔氏若高郵王氏皆有所發明而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聲配隸無準耳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作於段氏音均表之後實足糾段之失集諸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間錯出猝難了晰猶爲未成之書故用王氏說別出緝盍爲十八部第一部歌戈麻分支齊佳第二部魚虞模分麻其入鐸陌昔分藥覺麥錫皆喉音第三部蒸登分耕第四部之哈分皆灰尤其入職德分屋麥第五部東冬鐘江第六部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其入屋沃燭覺分錫第七部陽唐耕第八部蕭宵肴豪其入麥錫分昔皆鼻音第十一部眞諄臻文殷魂庚第十部支佳分齊其入麥錫分昔皆鼻音第十一部眞諄臻文殷魂痕先分刪山仙第十二部脂微齊皆灰分哈祭其入質術櫛物迄沒黠屑分華薛第十三部元寒桓刪山仙分先第十四部祭泰夬廢分霽怪其入月曷末華薛分黠屑皆舌齒音第十五部侵覃添咸凡分鹽第十

六部緝合帖洽乏分葉第十七部談鹽銜嚴第十八部盍狎業分帖皆唇音祭無平上聲緝盍無平上去聲陽類陰類各九部陽奇陰偶兩相配一從陸氏法言所定爲正紐一從顧江戴王氏所定爲反紐其轉音之法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又謂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韻乃可定其分合因取徐氏鉉所引孫緬音切參以徐氏錯之篆韻譜按部排纂爲唐韻輯略五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正字按部排纂以聲相統而別出其流變之字爲形聲輯略一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諧聲經典用韻合之唐韻按部排纂以紐相承而表出其分收之字別收之字爲古音輯略三卷備考一卷其論等韻則謂字母三十六爲天地自然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取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參互考訂合門法爲八分十六攝爲六十一圖以唐韻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及玉篇篇海之字按紐排纂附注切音爲總圖以提其綱爲略例以舉其凡爲備考以覈其實又推之玉篇廣韻皇極經世之論音以暢其說又推之天竺西番藏經十二家之譯字以盡其變爲等韻輯略三卷凡先生所爲音韻之說如此嗚呼何其博耶蓋文字訓

續碑傳卷七十二

五

詁之學至於今日可謂極繁而其互相是非各爲一說者訖未嘗有定論諧聲之說又文字之一端然自顧氏首言古韻十部其後江段氏遞衍爲十三部十七部至王氏又廣爲二十一部而同時莊氏述祖張氏惠言又有十九部二十部之說近時學人乃有推廣爲二十三部二十六部者則其說蓋亦有所未定然世之論者以謂後人之說未必能越前人之範圍而遞致其精前人誠有所未備也亦如今日說經家言第廣存之以俟後人之自擇焉可矣先生音韻之學其用功之久至於如此後世言古韻者不可以不知之而其書之多世或不能盡見故特撮其大指表而著之庶後之人有所考焉惜乎予之薄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書也先生諱大塋亦字厚甫侍郎今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世家及宅行義具於文端之誌者不復書同治九年五月表

故三河縣知縣劉君事狀

戴聖

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訖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

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湧溢爲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伙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工賴以濟在縣三歲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村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阮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雞初鳴燭入啜食少許與坐堂皇兩造旣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攬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槩令解釋訟獄旣簡吏多去籍歸耕曹舍晝閉或賃與人爲書畫肆於是遠近歛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歿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塍溝

續碑傳卷七十一

五

鄉人私諡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及詩文若干卷又哀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槩獲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飲於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諛居恆不爲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汗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迅急足以刷沙且免倒灌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艘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歿十四年望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爲傳望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賢者有所稽攷謹狀

苗先麓墓志銘

曾國藩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

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  
久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  
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義試帖之屬一不中有司  
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閒於河閒城外得漢時  
君子館塲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  
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與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  
使沈侍郎維鏞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  
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  
之幕下與其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雋藻  
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  
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  
千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許叔重遺  
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坳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  
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兩音不應別  
立一部於是并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并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隳  
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

續碑傳卷七十三

音

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  
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  
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旣  
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  
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間蓋三人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  
與負耒者伍也君旣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  
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  
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  
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  
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  
有蠶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  
吾柔聲謝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  
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  
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  
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  
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

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眾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曹聽以雜奏而聳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凌教諭墓志銘

戴聖

故金華縣學教諭凌君當咸豐十一年某月日罵賊死子姓視其骸不得則藏遺衣冠而樹諸石越七年墾籓其辭君凌氏諱玆字仲訥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也世居縣之辰舍當明季忠清公義渠爲兵部侍郎死思宗難凌以是始著君曾祖某祖某父鳴喑中嘉慶四年進士官兵部車駕司主事上疏言馬政以越職去君幼有異質能伏氣行水中十歲隨兵部公京師遭母喪君昆弟三人先後母愛日事撈筆無人色伯以杖死君見而大痛懼終及死則伏哭殯宮前絕粒七晝夜日禱西山神祈速死嘗七餌毒兩咽銅再縊脰一溺一顛一不越紫荊隊十五里

續碑傳卷五十一

五十一

厓石如劍深澗鄰急潦沸石如輪如拳如卵卒不死有憐之者曰盍行乎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君憮然曰敬諾於是走之晉道乞食遇相者奇之授以術令張肆太原市中得錢以給乃隱姓名自號鐵簫子徧習壬遁軌革陰陽諸家言爲人揲著相宅多奇驗遠近爭趨之以爲神臨汾張生自言善易筋經術年百歲矣色如嬰兒力能曳九牛君從之學盡其技嘗遇盜數十人於野行劫君馳馬揮鞭縱擊之盜披靡遁禽其魁與語有過人者遽釋之贈以文馬百金自是恆祈朔代開行伍商販里豪劇盜下逮婦人穉子莫不嘖嘖傳鐵簫子者無何兵部公故人官於晉跡之以來勸之爲時文應順天鄉試得中式時道光十一年也始歸謁兵部公請罪掖之起遂爲父子如初阮文達公兵部公座主也君就請業文達命治經始辯別禮宮室服食制度撰尙書述周易翼學春秋理辯數十萬言於書不廢梅賾古文於易兼綜孟京虞鄭諸家於春秋條貫左氏該以周禮深懲鄉壁虛造之言而尤惡新說謂其以理殺人如酷吏之舞法致人骨肉遭變不得盡其情聞者咸駭其言好經世之略著德輿子論時政甚具嘗客代以錢百千得不耕之地數頃畫溝洫引虜沱委折漑之成畝田畝稻十五六鬴分十之二歲

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徑畛緣之葵非瓜蔬渠澄之久魚蝦育焉  
歎曰推是以富天下管仲不足爲矣晚年選授金華教諭於署中作圃  
行區田法畝收數倍咸豐十年聞湖州警棄官歸明年寇至晟舍家人  
勸君行君歎曰天下皆若輩也行將奚之因舉酒自酌招所善潘生與  
俱賊入見君危坐愕眙不敢前報其魁至脅君降君大罵手格殺數賊  
爲賊攢刃死潘生從焉年六十有七君配安孺人先卒子鏞鎬皆天妾  
子益之河南縣丞君於望始成僅卽折節與交後以子女焉而望言春  
秋主公羊數與君乖迕家貧遭亂離不能行道妻子每獨居深念未嘗

不盡焉傷之乃爲銘曰

子嗟乎君畸於人而侔於天邪其行任而書則儒不囿於方隅盤谿之  
淵有光熊熊藏魄於中原石不能言吾銘代宣告君亦世子孫

續碑傳集卷七十三

儒學四

江藩傳 儒林傳彙

江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監生少受業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入家氣人目爲狂不肩也幼蓄書萬餘卷歲饑盡以易米作書窠圖志感一時耆宿題詠殆徧曾恭撰

純廟詩集注由大學士王杰進呈

恩賞

御製詩五集後

諭召對圓明園值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人惜其遇 廣陵恩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

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做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

姓氏之例作

續碑傳卷七十四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

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

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

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攷宋氏鑿之尚書

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

於詩取惠氏周揚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攷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

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攷惠氏棟之禘祫說

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攷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

錢氏坫之車制攷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

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日追之儀禮正

譌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考惠

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攷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

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

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

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

江氏永之春秋地理攷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

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攷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沾  
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  
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  
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攷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  
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  
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字林攷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  
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  
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攷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  
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  
呂攷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  
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先正他著有周  
易述補一卷隸經文四卷炳燭室雜文一卷思古

劉文淇傳

儒林傳彙

劉文淇字孟瞻江蘇儀徵人父錫瑜以醫名世文淇孝養承志能得歡  
心稍長卽研精古籍貫串羣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  
詁博覽冥搜實事求是丁晏候選訓導於左氏傳致力尤勤嘗謂左氏

續神傳卷七十四

劉君墓志銘

二

傳

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  
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  
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  
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  
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  
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  
證其願惠補注及近人專釋左氏之書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未始下以  
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  
皆取爲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  
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清溪舊屋謂唐孔氏義疏多襲劉光伯述  
議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劉寶楠訓導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  
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迹成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據左  
傳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  
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成揚州水道記四卷清溪舊屋  
又讀書隨筆二十卷文集十卷詩一卷文淇事親純孝父年篤老日皆  
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凍侍親以溫其足舅氏凌曙極貧遺孤毓瑞

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爲其師並補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墓  
表惜文淇左傳未成卽歸道山子毓崧續之亦以家計奔走四方謀博  
衣食不能專心殫志以完其書天不佑善人亦年及五十而卒孫壽會  
續之年甫四十有五亦復絕筆襄公三世一經未能畢業今子孫惑溺  
邪說離經畔道此事殆無望矣哀哉記

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包世臣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  
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  
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  
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詰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  
師君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  
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  
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  
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  
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  
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未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

續碑傳卷七十四

江三

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開而其學實自君出初識子問所當治業  
子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  
苦則機室樂則慧生機室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  
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激射  
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  
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  
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子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  
爲治經式君旣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  
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  
欽洪梧君旣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甯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  
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  
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郭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  
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  
貫類旨與詞蹟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  
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  
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

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泊至粵與阮公商榷冊台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二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鋪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配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附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子子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滅矣君獨尙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子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播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

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愈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鸞父驚乃寄江都君夔且魯好學根性自知讀書不隳而正古有都養抑聞牧豬十五年所其精不遺吁嗟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旣振福迺不皆扶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詖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

續碑傳卷七十四 江 四

成此藐諸

孝廉方正陳先生行狀 戴璽

曾祖朝玉

祖浩 皇任中城正指揮

父植母趙安人

本貫江蘇蘇州府長洲縣年七十有八

先生陳氏諱奐字碩甫先世居崇明祖指揮公始遷蘇州籍隸長洲遂爲長洲人先生昆弟四人於行爲幼從師受周官禮左氏春秋年將二十始學功令文於塾中見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諸書纂要鈎元私自過錄由是得闕爲學涂徑年二十五就江君沅治小學時金壇段先生玉裁自巫山知縣引疾歸傲居吳下故與江祖徵君聲相善段嘗謂曰吾所著六書音均表唯子大父及子知之餘罕知者江以語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盡得梗概異日段將刊其集命江覈審以未定本屬勿假人先生覩而愛之加朱墨爲識正其譌誤越月返其書段見朱墨識詰所自來知爲先生迺大勳容曰是子能讀書吾且往見先生遂委質師事段先生命治毛詩說文旋補長洲縣學生員從學三

年將往海門段先生送之曰女聞道早賈孔不女迷也讀書舍此無宅  
求矣無何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明年入都謁王給事念孫給事  
已致仕其子文簡公引之方爲禮部侍郎就養其邸恆老病不見客聞  
人辭焉先生曰試以名刺入不見不敢贖也給事視其刺喜甚命僕扶  
出由寢門及堂大噓先生字曰若膺歿後猶有高第弟子如君者乎老  
夫不佞願爲忘年交自是先生往給事所徑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  
然文簡亦敬愛先生凡四方學者至必道使見於時賢士大夫若胡給  
事承珙郝戶部懿行胡戶部培鞏金優貢鶚徐學士松先孫拔徐學士  
嘉慶丙子成鶴侍耶也戴刑部敦元咸納交恐後文簡方著經義述聞  
每一卷成必出相示嘗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而合轍德不  
孤矣道光二年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先生偕行曰吾  
載書五車出塞廣開學校詎子不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  
既遭父母喪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餘矣日校管荀書成命  
先生審正未幾客浙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  
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益將所著毛詩作爲傳疏互相齟齬乎  
初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

續傳卷七十四

五

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臺  
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後箋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  
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揉義  
類作疏之志至是聞舍人言始屬艸稿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  
書成而舍人歿其弟适孫係請定其兄遺書又爲先生刊詩疏以行凡  
主汪氏者二十餘年咸豐初

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故人沔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  
校刊羣籍踰年歸會東南亂比歲不得息先生自是不復出游十年夏  
賊陷蘇州避地無錫夫容山屏跡以居同治二年五月至上海將就協  
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聘未行得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歿  
於龍華郁氏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孺人子埏皆前卒孫丙喜長洲縣  
學附生四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最爲專家所  
著毛氏傳疏於先漢微言大義無不曲發其蘊自爲敘曰昔者周公制  
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  
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  
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

孔子遂彙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傳乃補綴之而於故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銅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開出三家多采雜說與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仲尼既歿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假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廡僻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固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眾賈逵許慎馬融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旣行雖以王肅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尙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粹不得其厓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

續傳卷之十四 六

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不揣樵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剗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并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用毛詩義也憶自髦節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擴取先秦之舊說摯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

有峽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又表明西漢儒說禮器制度可補古經殘闕同傳異箋者揭著數端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明鄭多本三家與毛不同術爲鄭氏箋攷徵一卷編毛詩傳義類十九篇一卷又其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爲江君所點定者也先生雖宗毛學亦頗稽謬三家同異嘗言近今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尙故所引與毛詩同文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間有用三家異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亦皆出於三家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習三家者所亟當釐正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說與毛傳昭合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同時胡戶部譔儀禮正義先生錄生平所自得者四十餘事皆依據古說屬其采入正義戶部意不謂然亦無以難先生也其論春秋謂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

續神傳卷七十四

七

楊顯使暢其旨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說文玉篇廣韻埤雅則校讐之功過半矣至其是非俱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音義經開寶中陳鄂剛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可由段先生撰異之說以類推之至於義卽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繩今音矣先生執親喪悉本土喪禮行事作室室中門外寢苦枕由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旣除喪遂不應舉曰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哀爲一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距而不內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試士也彊請其所業則鄰稿本凡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論此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金君卒後先生入浙從其子城求得禮說爲刊行焉有師友淵原記若干卷記

所往來諸公及弟子學行甚具望於咸豐七年秋從先生受毛詩遂執弟子禮嘗誨望曰說經貴守師法出入宥難爲道之賊自魏晉下陋儒類自謂集大成而不得經旨之彷彿智不若臧獲已先生歿後弟子管慶祺爲述年譜一卷命望斟定因得舉其犖犖大者并昔侍坐所聞次爲行狀用冀世有達人君子上之史館以爲修儒林傳者要刪其可同治五年三月弟子戴望謹狀

陳頌甫先生傳

張星鑑

先生姓陳諱奐字頌甫號師竹居蘇州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曾祖朝玉崇明人康熙中常熟通州江海閒湧沙互地二百餘里君履其地開墾不及十年人民益衆爲一大聚落大吏籍其地爲海門廳故海門人祀君爲先嗇祖浩始遷蘇州長洲縣父植有善行世稱杖芸先生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從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好其書摘錄之先生之學實基於此既從江氏沅遊精研小學遂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氏玉裁當代碩儒也從巫山引疾歸流寓吳門一見先生許其學識已出賈孔上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遂受學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爲多年二十七爲縣學生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門得交高郵王

續神傳卷七十四

八

給事念孫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郝戶部懿行績谿胡戶部培濯涇縣胡觀察承珙臨海金貢士鶚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己卯七月會羣賢於萬柳堂祀鄭君康成各爲詩文以表鄭學先生與胡戶部實主其事時當事有延請先生主講書院者先生以親老力辭遂出都杭州汪遠孫适孫居西湖之上有振綺堂藏書聞先生名延爲上客先後二十年先生大著作半成於此時中間曾客涇縣胡氏爲觀察公補毛詩後箋道光末兩江總督陸公延先生至江甯校刻郝氏爾雅義疏胡氏儀禮正義金氏求古錄諸書書成而先生不復出矣咸豐初元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先生應人咸謂如先生者始不負此舉矣十年夏粵匪陷蘇州先生先期出城避居無錫芙蓉山竟得無恙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侯招先生至安徽行有期矣忽得洩瀉疾於六月二十九日卒於上海龍華郁氏寓舍年七十有八配顧氏有孝行子挺俱先卒妾和氏死庚申難孫丙喜縣學生先生外和內介品精學粹與人論學終日不倦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該漢儒不遵行銅蔽久矣余殫精極慮專攻毛傳凡制度文物皆守西漢以前舊說而於東漢人不苟同爲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毛詩音四卷詩義類三卷鄭氏

箋考證一卷俱已刊板行世其未刻者則有師友淵源錄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藏於家其論尙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共貫許氏說文先鄭周官注皆足以發明毛氏微旨其論丁度集韻云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則校讐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釋文尙書經宋人陳鄂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段氏尙書撰異所引是也可由其說類推之凡此皆千古未發之蘊先生特爲後學開途徑於子書中服膺管子命門下士丁士涵爲管子案四卷助其搜輯手校數過精確不磨家居教學弟子從遊者各隨其質之所近而造就之俾成一家之學同郡管慶祺馬劍費寶鏜浙西戴聖其尤著也先生之歿也管君旣爲先生年譜矣星鑑承先生教有年爰舉侍坐時間諸先生者述之願以質諸天下之讀先生書者

又書陳碩甫先生

張星鑑

陳碩甫先生居蘇州之南園薛氏掃葉山莊也星鑑嘗三四至先生謂余曰爲學當從西漢入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卽微言大義也

續碑傳卷七十四

九

子其識之先生少從江氏鐵君遊時段君茂堂流寓閩門下津橋江以大父行呼段一日段謂江曰余所撰六書音韻表子之祖良庭先生能究此中之義子亦能之此外恐無知之者江告先生先生竭日夜力攻之謂江氏曰金壇所謂不傳之學小子已窺其奧矣江以語段遂大奇之翼日江向段君借經韻樓集段君曰此集未經剛定子勿出以視人越數月江以書返段段君曰老人屬子勿視他人誰加朱墨於此書耶江曰是必陳氏子段君細視之改容曰一代名儒屬此君矣其學識已出孔賈之上傳吾道者必此人也旣而江應汪稼門中丞之聘先生始往段君所受學實段君招之也先生旣至段君所因其師以大父行呼段不敢呼之爲先生段君曰子勿外視老人時刻說文解字注第二卷大書受業長洲陳奐校字於是始稱段君爲先生段君歿後先生遊京師謁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尙書貴尙在都中登其門闈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迺勞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奐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爲吾通姓氏闈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茂堂老人歿後天

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推著述如家人然先生平生論學必以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遊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是皆王氏家法也以上二事先生親爲星鑑述者書此以見先生誨人不倦而經師學問之淵源亦略見於斯云

陳先生述楊明

陳先生諱奠頌甫其號也自崇明遷長洲遂占籍先世事未詳勿可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覓求遺書得春秋古韻僅經耳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稿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爲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先生諾謂峴曰若聞道蚤勉乎哉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孰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旣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之雜酒醬醢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爲僞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附之它日揉成全疏不菜之作也峴敬如教十許年來揀擇盈笥塲寇之禍都付一炬命也夫同

續傳卷七十四

治壬戌峴自京道安徽大學士曾公方勦寇開幕府留峴待左右訪聞先生避地上海以告公公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果來未幾卒癸亥八月事也先是咸豐辛亥大吏舉應孝廉方正科辭不赴著詩毛氏傳疏三十卷行世亂後板存孫丙喜能守之餘不傳先生嘗曰古訓大義前賢未經道者尙數萬言顧牽帥人事無暇寫出何峴初務博綜先生曰不然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度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挈千載之心勉乎哉師訓未遠沔用無成去日苦多忽忽乎勿可追已

雷學淇傳儒林傳彙

雷學淇字瞻叔順天通州人父鑄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著有古經服緯通志學淇嘉慶十九年進士任山西和順縣知縣改貴州永從縣知縣歷充丙子乙未同考官每慨竹書紀年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爰博考李唐以前諸書所稱引者積以九年之蒐輯頗復舊觀古論關嘗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卽無他左驗亦當從之爲說況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卽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觀孟子至梁當卽

在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也史記誤謂惠王立三十六年卽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後十六年爲襄王之世今據竹書稱梁惠會諸侯於徐州改元稱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謂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經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後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旣立孟子見其不似人君乃東至齊據竹書卽齊宣卽位之二年也梁至齊千數百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孟子先見齊宣王由鄒之齊六百餘里不得云千里矣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三年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司馬溫公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卽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湣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已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說卽巧作調人實皆未有定論今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八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且以竹書長麻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貸孰經嘗自云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抵忤傳箋

續和傳卷十四

十一

九經集注

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經集注著有竹書紀年考紀年義證古今天象考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亦當囂齋

經義考等書通州儒林傳藁

丁晏傳

儒林傳藁

丁晏字栢堂江蘇山陽人性嗜典籍勤學不輟阮元爲漕督以漢易十  
五家發策晏條對萬餘言江藩稱其摭羣籍之精闡漢易之奧好學深  
思爲當世冠道光元年舉人丁晏歷晏以顧炎武云梅賾爲古文雅密  
非蹟所能爲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而斷爲王肅僞作蓋肅雅才  
好博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爲古文孔傳以駕其上  
後儒遂誤信之而皆莫能發其覆特著論申辨之撰尙書餘論二卷論  
自餘論又以胡渭禹貢錐指能知古人而不能信好古學踵謬沿譌自逞  
意見後之學者何所取正旣爲正誤以匡其失復采獲古文甄錄舊說  
砭俗訂譌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取其說之確者著之  
於篇傳以後儒之解證以地志期於發揮經文無取泥古引用前人說  
各繫姓氏於下輯禹貢集釋三卷稱顧謙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  
研討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

康成申暢毛義修敬作賤孔疏不能尋繹誤謂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  
失鄭旨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撰毛鄭詩釋四卷康成  
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訛脫踳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誤  
鄭氏詩譜攷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攷增刊玉  
海之後舛謬錯出世無善本乃蒐采原書校讐是正誤詩攷補注二卷  
補遺一卷鄭氏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爲憑虛臆說迄今可考見者如  
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  
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鼗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鐘磬注  
二八十六枚在一虞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  
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犛依馬季長  
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  
爲綏依劉子政說苑玉藻元端朝日鄭讀爲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  
幽宗零祭鄭讀爲祭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  
凡此釋義補孔之遺闕皆前人未發之祕疏通證明燭若燿火誤三禮  
釋注共八卷又輯鄭康成年譜署其堂曰六藝取康成六藝論以深仰  
止之思揚以增六藝堂晏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嘗在籍

續神傳卷七十四

辦隄工司賑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壬

子閏粵匪蔓延大江南北兩江總督檄行府縣教練鄉勇廣積穀米爲

守禦計以晏主其事旋以事爲人所劾奉

旨遣戍捐繳臺費部議免行庚申捻匪擾淮安北關晏號召團練分布

要隘城以獲全辛酉以團練大臣晏端書薦奉

旨隨同差遣委用敘前守城績由侍讀銜內閣中書加三品銜花翎王

申重讌泮林晏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強固治一書畢方治他

書手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卒年八十有二其著作已刊者有頤志齋

叢書歷年

王筠傳儒林傳彙

王筠字貫山山東安邱人道光元年舉人山西鄉甯縣知縣劉蔭椿撰

步經史尤深說文之學性文燦經遊京師三十年與漢陽葉志詵道州  
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昭許翰商推今古出宰鄉甯在萬山中民樸事  
簡訟至立判暇則抱一編不去手權徐溝再權曲沃地號繁劇二縣皆  
怡然亦未嘗廢學志著有說文釋例二十卷釋例云者卽許書而釋其  
條例猶杜元凱之於春秋也其目曰六書統說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

曰亦聲曰省聲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字爲聲曰一字數音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曰疋節曰籀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曰同部重文曰異部重文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曰展轉相從曰母從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變例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曰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意曰闕曰讀若直指曰讀若本義曰讀同曰讀若引經曰讀若引諺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韻曰挽文曰衍文曰誤字曰補篆曰刪篆曰逐篆曰改篆曰覲文曰糾徐曰鈔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其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韻皆論說解自挽文至末則皆臆說其存疑數卷則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玉裁之誤曰存疑者謙抑之詞也其例目失之繁多論說或有穿鑿不無遺憾然其精確之處有非他人所及者如解○字云此字當據繹山碑作○平看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顧前不兼顧左右不兼日月角嘗執小兒驗之凶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繹山碑象其輪郭而爲○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也又解巢字云巢在木之上故從木从巛則鳥形曰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

續碑傳卷七十四

屋宇

秋菴卯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又解葦部再再二字云此二字乃以葦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卽如有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卽杖也再所從之卽手也而所從之再卽如布之舉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竝舉也荷不以葦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竝之云又論象形之字當分平看樹看云天類之平看者曰屮是也樹起看者多雨是也地類樹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又有當放倒看者卩是也益卩二字皆從三畫水者其形皆然人類多樹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看者止足是也物類亦多樹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皿字上象脰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卣以方者爲輿橫貫者爲軸植者爲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又論古文籀文云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

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酉下云象古文卯之形文法不同也又論笑字云說文闕笑字竊謂當作笑漢書薛直谷丞傳皆作矣班氏多古文似爲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氏叩之象也至八之所以譌爲竹者箕之古文作箇玉篇作箇此其確證也又隸釋王政碑作唉玉篇亦有唉字集韻以唉爲古文以矣爲唉之省竊謂唉乃累增之俗也然證知本字作矣矣又論第字云次第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第則說文無第可知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弟章束之次第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章束之次第也但省其文耳又曰字從字弟弟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謬有甚於仲達者說文釋又著說文句讀三十卷雖多采金壇段氏曲阜桂氏之說然獨闕門徑折衷一是一初不倚傍於人不可謂非許氏之功臣二

續碑傳卷之十四

家之勁敵也他著說文繫傳校錄鄂宰四種蛾蟻術編禹貢正字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卒年七十有一志光緒十四年由國子監進呈所著書奉

旨覽

柳興恩傳 儒林傳葉

柳興恩原名興宗字賓叔江蘇丹徒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治毛詩善毛詩正義糾補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穀梁春秋千古絕學纂穀梁春秋大義述事實興恩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爲事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穀梁大義述其自序曰烏乎穀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在此矣何言之公羊子桓公以宜立穀梁罪桓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爲賊子傳曰爲子句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待割之刃乃爲賊哉成父之惡卽賊子矣所謂亂者豈但犯上作逆乃爲亂哉廢倫忘君卽亂臣矣烏乎以輕

千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賊之誅然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心必自隱  
公始矣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  
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弒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  
始於桓也且惠反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卽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  
於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卽於不書  
公卽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於不得已此春秋  
之微言而卽春秋之大義也烏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於日星以視左  
氏傳曰不書卽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果  
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甯序襄社預  
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  
豈知穀梁之旨者哉其凡例曰聖經既以春秋定名而無事猶必舉四  
時之首月後儒紛紛競謂日月非經之大例豈通論哉況桓五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迭書十有二年丙戌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二事而一日兩書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  
申朔隕石於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日先書月後書此卽經之自

續神傳卷十四

書

起凡例也穀梁日月之術例泥則難通此則易見與其議傳而轉謂經  
誤何如信經而併存傳說之爲得耶述日月例第一春秋治亂於已然  
禮乃防亂於未然況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  
表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述禮第二穀梁之經與左氏公羊經異  
者動以百數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漢書儒林傳穀梁音轉而  
字亦分也陸氏釋文雖備載之而未嘗析其源流今本仁和趙坦春秋  
異文箋以引而伸之述異文第三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  
說者如隱元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儋二十有二年禮人而不答則  
反其敬其他暗相脗合者更多毛詩云古訓是式竊有志焉述古訓第  
四自漢以來穀梁師授卽不敵二傳之多迨唐以後說經者競治春秋  
卽不束穀梁於高閣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駁一二焉雖屬兼及鮮有專  
家要不得殫諸師說之外述師說第五漢儒師說之可見者唯尹更始  
劉向二家然接獲者亦寥寥矣其說已亡而名僅存者自漢以後併治  
三傳亦收錄焉其若干人述經師第六穀梁久屬孤經今日更成絕學  
茲於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  
爲之集其大成述長編第七大義述序儀徵阮元見之許以爲扶翼

孤經並爲之序柳與思又著周易卦氣輔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尙書篇目考二卷毛詩注疏糾補三十卷續王應麟詩地考二卷羣經異義四卷劉向年譜二卷儀禮釋宮考辨二卷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說文解字校勘記宿壹齋詩文集輯後序光緒六年卒年八十有六柳與思

陳澧傳儒林傳彙

陳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自九歲能爲詩文年十七督學翁心存取爲縣學生員明年科試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鍾麟賞譽之與桂文耀楊榮緒爲友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年二十舉優行二十三舉於鄉大應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加國子監學錄銜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集中與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揚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聖人之道不絕惟鄭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

國朝攷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因采取語類文集之說足以證者以明朱子之學而除門戶之見晚年乃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其言治經之法則遵鄭氏六藝論以孝經爲道之根原六藝之總會學易不信虞翻之說學禮必求禮意其次考周末諸子流派則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表章漢晉以後諸醇儒船嘗曰吾之書但論學術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意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故於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意之所在也集中與謂樂爲六藝之一欲知樂必先通聲律周禮言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言聲律之權輿也自漢至於趙宋古樂衰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深懼古樂由此而絕乃考古今聲律爲一書自周禮三大祭之樂爲千古疑義爰考唐時三大祭各用四調而周禮

乃可通以此知古樂十二宮本有轉調據隋書及舊五代史而知梁武帝萬寶常皆有八十四調且宋人以工尺配律呂今人以工尺代宮商此今人失宋人之法律呂由是而亡有以今人之法駁宋人於此尤不可不辨若夫古今樂聲高下謂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爲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復齋之鐘鼎款識傳刻尙存因依尺以製管隋以前樂律皆可考見又謂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爲比又可以晉前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遼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籍具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至於晉泰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之譜可按而歌古器古音千載未泯蓋以今曉古以古正今庶幾古樂不墜於地其中參差變易紛如亂絲細如秋毫故多爲圖表使覽者易明成聲律通考十卷神寶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成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趙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攷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成漢書水道圖說七卷他著有說文聲統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公孫龍子注一卷文集若干卷趙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耆年碩德奏請褒異奉

請褒異奉

續碑傳卷七十四

七

旨恩賞五品卿銜以爲績學敦品者勸抄八年正月卒年七十有三其卒也門人請於大吏祀其主於菊坡精舍蓋誨人不倦宜有去思云坡

精舍

鄭徵君墓表

黎庶昌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綬

部將以明萬厯庚子從平播經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

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術德於術妣

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余世父雪樓公

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

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

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

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

是時海內崇尚攷据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

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

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

謂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感則憤發潭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臯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纂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衰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教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繼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

續傳卷七十四

六

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歿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瓌奇孤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擣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臯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綫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時顧棟高梁錫璜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眾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邪抑猶未邪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曲靖府知府陳君墓志銘 劉恭冕

君諱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家世服田潛德弗耀父啟瑞國學生本生父輔邑諸生績學樂善教子有法君幼穎異讀書能求是道光甲午鄉試以經學淹博中式本省舉人辛丑會試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賓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君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淆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所受學皆名師江都梅先生植之授君詩古文詞得其義法江都凌先生曙儀徵劉先生文淇授君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君兼通之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成公羊疏七十六卷又他著作已成者有爾雅舊注白虎通疏證說文諧聲孳生述句溪雜著各若干卷君學爲通人位爲大夫而起居節儉同於寒素語言謙樸疑於不文忘賢與勢於君今見之烏乎如君者豈易及哉君生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一日卒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娶任氏再娶徐氏皆先君卒側室李氏子一汝恭縣學生女一適同邑兵部員外郎趙淦汝恭以君卒之明年卜葬君縣東孝義鄉孫塘頭之原述遺行來徵文君久居於外汝恭又生晚故君行事多不能詳因最其政學

續碑傳卷七十四

五

之略爲之誌且銘之曰

志未遂兮學則存行已佚兮名則尊故人多宿草兮予懷壹鬱以誰言

劉先生家傳 程晚

聖朝昌明經學集古大成吾郡如阮文達公江先生德量焦先生循汪先生中皆以經學鳴於時其父子祖孫相繼尤莫如王文肅公若夫名位未彰而家學淵源續承罔替絕相類者則有如吾邑劉先生先生諱毓崧字伯山一字松崖先世由溧水遷揚州遂籍儀徵父諱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研經篤行爲世儒宗所稱孟瞻先生者也先生弱不好弄長益通經盡傳父業諸宿儒咸驚畏曰劉氏有子由是學問日進名譽大起諸司鑒者皆願得爲舉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舉優行貢太學府主兩淮運司郭公沛霖延課其子知先生深至以家寄託最後湘鄉相國會文正公尤禮異之今江督威毅伯曾公曾延先生入書局亦敬禮勿衰先生質直之氣溢於眉宇無貴賤老幼一接以誠平生無妄語無情容事親孝姑姊妹皆早寡遺孤幼弱就先生食先生誨之如子卒以有成門無雜賓交友久敬或中途阻謝待其子尤肫摯爲謀必忠臨財無苟避寇以來閒關轉徙險阻百出而性甘淡泊雖糞食

不繼口不言貧自訓導君爲左氏學先生續承前業旁通經史諸子百家凡所寓目悉留於心或廣坐道其原委問者私校原書不訛一字精於勘校友人或刊刻著述多質而後定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禮尙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徵獻錄舊德錄王船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皆能博稽載籍窮極根要洞見癥結剖析精微尤倦倦於表微闡幽務得古人事外之情言外之意爲文有物有序不規撫前人自成體勢前後十赴鄉闈多以三場實對見遺而先生不改故操已未後遂絕意進取生於嘉慶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歲配汪孺人婦德母教三黨交推繼配黃孺人子四皆汪孺人出壽曾同治甲子科光緒丙子科兩中副榜貢生貴曾亦中丙子科副榜貢生富會顯曾廩膳生皆以通經著持已接物一秉先教及見先生者皆歎先生如未死云

論曰先生性和而介余嘗以他款助其戚某事已踰年先生以杜方伯所刻古謠謔贈余方遜謝先生正色曰此書價早取之矣余茫然先生曰某人財不當取當時卽欲代還今方報命余大駭愧不能出一語焉汪士鐸傳 儒林傳業

續碑傳卷七十四

三

宋謝士鐸根

汪士鐸字振庵別字梅村江蘇江甯人道光二十年舉人冊謝士鐸根抵經訓以爲聖賢大道有體有用體原一貫用則萬變雖窮居於人鮮尺寸裨益然不可不讀經世書儲它日待用從績溪胡培翬荆溪任泰游與楊大培同精三禮號曰汪楊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教氏本朝程瑤田張惠言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戚準禮以貴貴而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爲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又以古人期功皆去官作期功去官攻培翬亟推重之士鐸覃精輿地嘗謂學者必先有得力之一書而後能推類以旣其餘其爲水經注釋文於戴趙二家外接補疏櫛釋以今地而尤於山川阨塞陂池水利特詳盡水經舊多佚文趙補潔淫沼滹沱泃滋洛豐洧涇弱黑除十三水以足一百三十七之數士鐸謂潔水原附見河水豐水見渭水注中禹貢雍州兩見渭洧猶言洛洧水經敘於渭水末則洧亦不當補除乃小水不宜爲篇止洛涇滹沱淫洛洧弱黑派滋各宜爲一篇合趙氏潔水惟十水耳是水經終不能全也又仿休甯戴氏渭水南海陳氏溫水之例訂正穀水江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葉榆水夷水沅水資水湘水十二篇足補所未備水經注圖蓋爲班志而作爲讀唐

以前古籍所不可少者晚年有再校三校本覆勘益密漢志輿地疏舛特甚土鐸據漢志穀遠縣下師古云疑轉寫錯誤因考其篇中誤系者如上雒云禹貢雒水出豕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據此當云禹貢雒水出熊耳山豕嶺獲輿山在東北又如西縣下禹貢蟠冢山五字當在沮縣下下接氐道下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九字下再接沮縣注沮水出東狼谷武都下當移氐道下禹貢二字冠東漢水上云禹貢漢水一名沔又移沮縣下南至沙羨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水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於下河池注泉街水下接武都下受氐道水四字再云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此言泉街水卽兩當故道水也受氐道水者濁水合於河池成南也南至沮卽通沮水支津也如此則與禹貢合又武安下又有甯水東北至東昌入虜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按卽大陸澤入虜池河者與虜池故瀆通也歷廣平鉅鹿信都不得云五郡所謂與濁醴通爲衡津也其它顛倒脫誤如丹陽注當系枝江下石城故城注當系蕪湖下博昌應氏語當系之昌陽下昌陽卽今清陽水與廬江之淮涿鹿之涿同誤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當系江夏沙羨下若在安豐西南則去漢入江遠甚且南入于江注觸

續輿傳卷七十四

五

大別山而南入江也如大別在安豐何以云觸虜沱河東至參合乃戶之譌交黎渝水卽榆水卽肥水如之濡水今灤河夾右碣石乃永平府山自海入河貢道也山右河左不誤餘疏辨明確多類此又熹以小學說輿地如泥中爲甯柳下爲留舒於餘邱爲閭邱訾樓爲鄒又卽爲通鑑之最之類公羊味視彼雉四字疊韻在紙昧音近蔑唐味先昧盟於昧皆卽蔑蔑音又近趙桓十七年之趙卽隱元年之蔑在泗水鄒縣界由此可悟聲音通段之原嘗據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又爲漢隸日月年表著後漢書之所以誤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其標格如此行咸豐三年粵寇陷江甯士鐸廬以身免南度嶺之績溪居山閒五年空谷絃歌講讀不輟座主益陽胡林翼馳使迎入鄂退食燕閒推政治得失所論議多裨時局會時屬有裁兵議士鐸上書云咸豐以來戰推楚勇皆桀驁強健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稍物故矣今新集之兵莠民之貪惰者耳焉有先登致果之氣哉今言兵者動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旣其實乎帥兵者將也非書生也嘗以爲得百韓范不如得一韓岳今以羅李之故

而統領必用文人則未思閒世之英卽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槩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戰國時秦俗上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奮於外犯鋒鏑而不顧今兵弁力而戰於陣文士坐而享其福是啟不肖傲倖之心曠武夫殺敵之志也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兵可也剗其脂膏以養兵且未有已時民心甘乎且錢糧正供也釐金賸商賈捐輸賸富戶則貧富貴賤皆不免能不亂乎今日京員以至文士布衣底宇下者以數百計度皆有見聞計議而非徒以容悅爲事也而乃月需奉錢手鉗口結或只效斗筲之勞吏役之事苟且偷惰積爲風俗人心之痼而不計及所入雖微皆楚民之膏血也官司者效用之實事而非徇情之具也循善者平時之良吏而非撥亂之用也若知其不可而又姑試之以事是愛國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大臣者如農之芸草非種必鋤烏以蕘稗自妨嘉穀哉林翼深納之文梅村集江甯旣復土鐸東歸葺金沙井老屋杜門卻埽頤情墳典庭階雜植桐竹雜卉之屬掩映扶疏名曰輶邱日徜徉其中寓公名流過金陵必詣談至以一識面爲幸苦茗一甌凝塵滿席泊如也光緒十一年江蘇學政黃體芳疏薦學行於

朝授國子監助教銜十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累數十萬言大半煨燼已刊者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水經注圖二卷增漢志釋地略漢志志疑各一卷文集十三卷詩十五卷詞五卷筆記六卷續纂江甯府志十五卷同治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行無子女淑荏淑蘋皆殉癸丑之難宋訪

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志銘

謝章铤

國家經學昌明碩需輩出閩人則謹守五子淵源風氣不變及左海陳恭甫編修以沈博絕麗之才修精深醇懿之業其所著經辨諸書遠與兩漢大師相羽翼又以古義作庭誥五經紛綸宏啟其堂構論者謂自元和惠氏三世傳易高郵王氏父子明小學之外蓋莫與抗手焉嗟乎若樸園先生者可謂難矣按狀先生諱喬縱一字樹滋侯官人編修之長子也其先世詳編修志傳年十七舉於鄉七與計偕不第甲辰以大挑分發江西歷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署袁州臨江撫州諸府以經術飾吏治居官有聲而先生獨居深念撫其先世遺著輒慨然曰昔先大夫病革有言曰吾四十歸田生平無他嗜惟以書爲性命疲於文字之役纂述愆恩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

無憾矣小子雖無狀敢不勉諸乃於簿書之隙紬繹舊聞次第勒爲定本於時政和民宜而素業亦告成焉有禮堂經說二卷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禮記鄭讀考六卷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考五卷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詩緯集證四卷魯齊韓毛四家詩異文考五卷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歐陽夏侯經說考一卷其禮記鄭讀考謂三禮之學周禮則有金壇段懋堂之漢讀考儀禮則有涇縣胡墨莊之古今疏義因專治禮記四十九篇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師承各出傳寫日繁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審覈音訓以定之者而一孔之士乃以爲鄭好改字非也其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謂齊氏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齊先亡最爲寡證獨翼奉傳存其百一亦猶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且其說多出詩緯察臆象推厯數徵休咎蓋齊學所本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爲絕學矣其今文尙書經說考謂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旣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

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向微伏生則萬古長夜矣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苟能得其單辭片義以尋千百年不傳之緒則今文之維持聖經於不墜者豈淺鮮哉凡先生所論列實事求是類如此其他書或創於編修未亡之日經其指示或成於編修既歿之後準其遺訓而一時名公碩彥莫不引爲畏友儀徵阮文達公以爲析前人所未析蕭山湯文端公以爲見博而思精最後始爲尙書說其時宿學漸蕪微言霽落而瞪目扼腕者流方以敗壞人才訾警考據家獨湘鄉曾文正公通經能文章見其書以爲可傳嗚乎賈徵鄭興家風不沫若先生者殆能讀父書矣年六十一同治己巳卒於撫州官舍身後蕭然惟書籍刻板百有餘篋而已其明年歸葬於福州之大夫嶺子某某嗟乎章鉅於編修恨不及其門又無緣得見先生一質其所學適其從子元禧請爲誌乃揭編修之學派與先生所以修世業而張大其家法者以興志古之士而繫之以銘曰

聚訟湯武馬肝毒怒詈驪駒何狗曲蘭臺行路漆書辱鄉壁臆造鬼窟哭禱而陳君巨儒族良治良弓君子穀醴醴者心便便腹金絲有聲出牆屋箴膏發墨媚我獨紉蘭無人香滿谷許鄭旣精程朱足漢宋二家

賈一較墓門之光九幽燭

鄒叔勛先生事略

李元度

鄒先生漢勳字叔勛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為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干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為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羸縵里閭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為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歲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僖鏡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為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眾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

續神傳卷七十四

十四

解是歲為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昇以遼史及向書未定稿促其閒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欽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軍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為燧道攻之城圯數丈登陣矣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鬪開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九事聞

贈道銜

子卹廕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誼

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甌石儲弗計也  
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  
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  
三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縮聲簿十六卷夏小正  
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  
十四卷顓頊憲考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  
種藏於家

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五

08759

